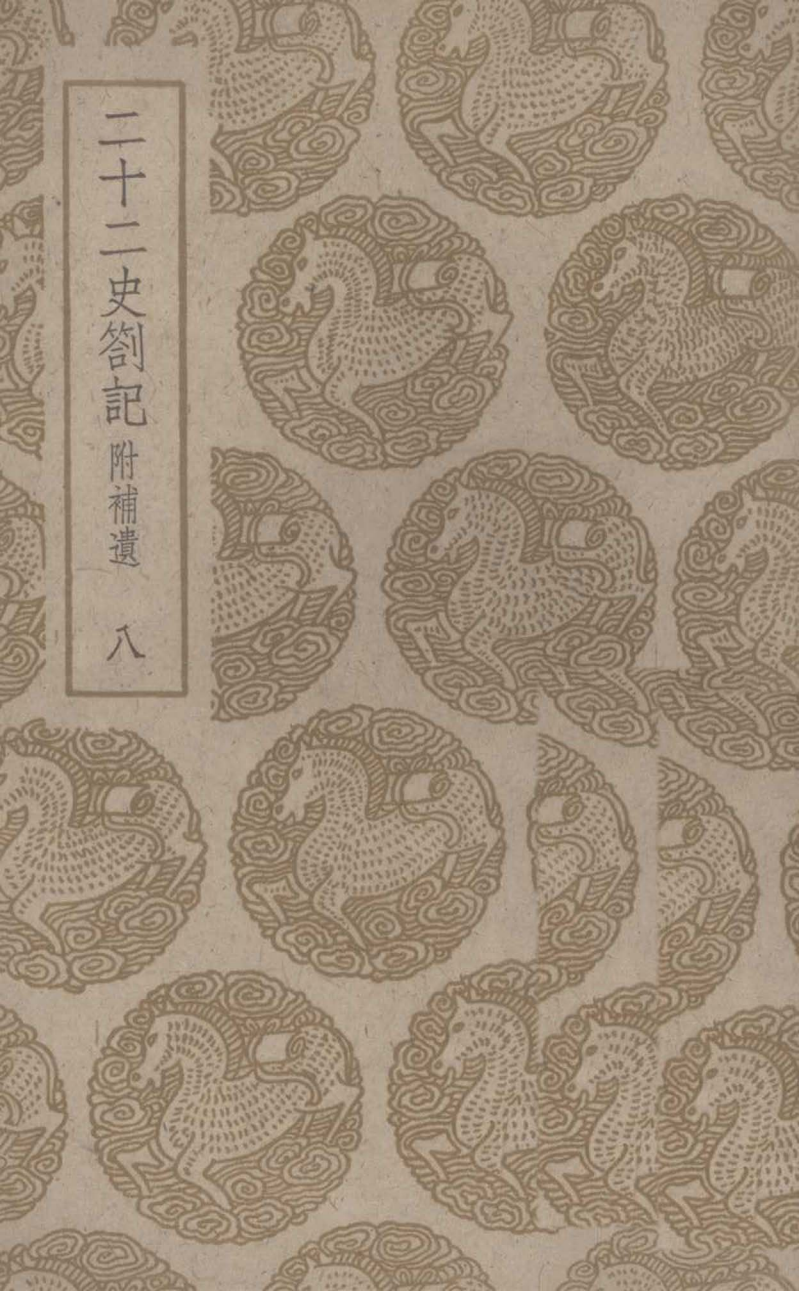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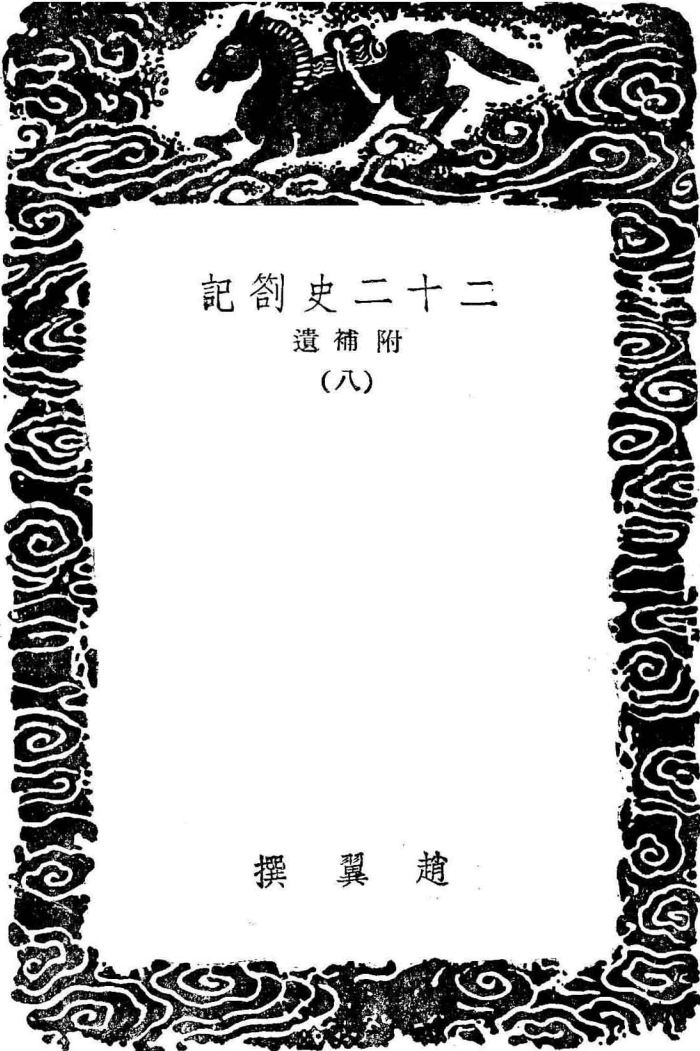


二十二史劄記

附補遺

八





記劄史二十二

遺補附

(八)

撰 翼 趙

廿二史劄記卷二十八

遼金之祖皆能先知

史記稱黃帝生而神靈弱而能言。蓋開天立極之君。天竄聰明。自有不可思議者。卽後世草昧開創之主。亦必有異稟。與神爲謀。如北齊文宣帝雖淫酗頗昏。而讜語譎言。輒預知來事。已屬神奇。見北齊文宣預知條內。至如遼太祖、金世祖、二君紀傳所載。尤可徵也。遼本紀。太祖生三月能行。晬而能言。知未然事。自謂左右若有神人翼衛。時伯父當國。有疑輒咨之。旣卽位。征討無不如意。遂成帝業。天贊三年。忽下詔云。自我國之經營。爲羣方之父母。升降有期。去來在我。三年之後。歲在丙戌。時值初秋。必有歸處。然未終兩事。豈負親誠。日月非遙。戒嚴是速。詔下。聞者皆驚懼。莫識其意。是年大舉征托歡。舊作吐潭。党項。準布。舊作阻卜。等部。明年盡取西南諸國。乃詔曰。所謂兩事者。一事已畢。惟渤海世讎未雪。乃又大舉兵親征。天顯元年。拔扶餘城。攻輝罕。舊作忽汗。降其王大誣譏。以其地爲東丹國。封皇太子爲人皇王以主之。此又畢一事也。是年秋。太祖崩。所謂丙戌。秋必有歸處者。至是亦驗云。又金世紀。世祖嘗能以夢占候。戰陣之勝負。如與博。諾孟。舊作乃。戰。世祖曰。予嘗有異夢。今不可親戰。若左軍有力戰者。則大功成矣。會其弟頗拉淑。舊作頗刺淑。力戰。果大勝。及疾作。妻納喇氏。舊作挈懶氏。哭不止。世祖曰。汝勿哭。汝惟後我一年耳。頗拉淑請後事曰。汝惟後我二年耳。頗拉

淑出謂人曰。吾兄至此。亦不與我好言。及明年。納喇氏卒。又明年。頗拉淑卒。臨卒時。嘆曰。我兄真多智哉。初寢疾時。子阿固達以事如遼。世祖戒之曰。汝速了此事。五月未半而歸。則我猶及見汝也。阿固達果前沒一日。至世祖喜甚。抱而撫之。謂弟穆宗格曰。烏雅舒舊名烏雅柔善。惟此子足了契丹事。後果滅遼。稱帝云。又世祖討烏春歸。紇石函部長阿海迎謁。世祖謂之曰。烏春背恩叛我。我故誅之。吾大數亦將終。我死。汝等當竭力輔我子弟。若亂心一生。則滅亡如烏春矣。後其子阿疎果叛。而致亡滅。是二君者。豈非所謂夙慧性成。鬼神相契。有不可以常理論者耶。

金制追諡帝后之濫

有天下者。追尊其祖。唐宋舊制。皆四代。惟後魏追尊至二十八代。最為褻濫。金之追諡。亦無限制。金之先本甚微。始祖函普。始居完顏部。第四世綏赫舊名綏可。始定居阿勒喀水。舊作安出虎水。有室廬之制。第五世舒嚕舊名石魯。始官特里袞。舊作惕隱。第六世烏古弼舊名烏古乃。始為女直節度使。皆遼所授。遼以縣令為刺史。刺史為節度使。故節度與唐同名。而實異。第七世和哩布舊名勃里鉢。及弟頗拉淑。弟英格舊名盈哥。英格又傳和哩布長子烏雅舒。皆相繼襲節度使。至烏雅舒傳。其弟阿固達。始建號稱帝。蓋至是已八世十二君矣。乃天會十五年。熙宗一一追尊。諡函普曰始祖景元皇帝。妣曰明懿皇后。始祖子烏嚕曰德帝。妣曰思皇后。德帝子巴哈舊名跋海。曰安帝。妣曰節皇后。安帝子綏赫曰獻祖。妣曰恭靖皇后。獻祖子舒嚕曰昭祖。妣曰威順皇后。昭祖子烏古弼曰景祖。妣曰昭肅皇后。

景祖子和哩布曰世祖。妣曰簡翼皇后。世祖弟頗拉淑曰肅宗。妣曰靖宣皇后。肅宗弟英格曰穆宗。妣曰貞惠皇后。穆宗從子烏雅舒曰康宗。妣曰敬僖皇后。凡此皆及身未爲帝者。而追諡尊稱至十一君。可謂濫矣。熙宗又定始祖、景祖、太祖、太宗、四廟。皆百世不祧事。俱見本紀。

按松漠紀聞。金九代祖名堪布。號始祖。八代祖名額嚕。七代祖名雅哈。六代祖名蘇赫。五代祖名舒嚕。高祖太師名呼蘭。曾祖名哈里。曾叔祖太師名富勒敏。曾季祖太師名措格伯祖。太祖名烏嚕斯。諸名皆與金史不同。蓋當時國語本無漢字。惟以音相傳故也。

金初父子兄弟同志

金初風氣淳實。祖父一言。子孫終身奉之。弗敢違。女直俗生子。長卽異居。景祖九子。元配唐古氏。舊作唐括氏生和卓。舊名次和哩布。次噶順。舊名次頗拉淑。次英格。及當異居。景祖曰。和卓柔和。可治家事。和哩布有智勇。何事不成。噶順亦柔善人耳。乃命和卓與和哩布同居。噶順與頗拉淑同居。其後景祖卒。世祖和哩布繼之。世祖卒。肅宗頗拉淑繼之。肅宗卒。穆宗英格繼之。兄弟間自相傳襲。毫無爭端。薩哈傳所謂景祖既有成命。故世祖越和卓襲節度使。和卓無異言。世祖越噶順而傳肅宗。噶順亦無異言。皆景祖志也。世祖臨歿。呼穆宗謂曰。長子烏雅舒柔善。若辦契丹事。阿固達能之。穆宗後遂以位傳烏雅舒。以及於太祖兄弟間行之。自如無所勉強。太祖既有天下。又以位傳其弟烏奇邁。是爲太宗。及太宗本無立熙宗意。名

太祖長子宗翰等以熙宗乃太祖嫡孫當立與宗幹希尹等定議入奏太宗以義不可奪亦遂授熙宗爲

安班貝勒舊作諸班勃極烈金最尊而繼體焉可見開國之初家庭閒同心協力皆以大門戶啓土宇爲

念絕無自私自利之心此其所以奮起一方遂有天下也熙宗卽位亦敬禮諸叔未幾宗磐宗雋達蘭舊

綱等相繼以謀反誅帝亦酌酒以疑忌殺其弟常勝札拉舊名查刺海陵又手弑帝而奪其位遂殺太宗子孫

七十餘人宗翰宗弼子孫三十餘人舍音舊名斜也子孫百餘人諸內族又五十餘人草薶株連幾無噍類其

去世祖肅宗之世曾未三四十年而骨肉變爲仇讎蕭牆之內橫屍喋血祖宗瀆篤之風一旦漸滅而國

脈亦幾斬絕幸世宗登極以太祖子孫無幾曲爲保全從弟京謀逆當誅猶貸其死臨御三十年絕少誅

夷宗族之事章宗時又以鄭王永蹈鎬王永中之亂遂疑忌宗室凡親王皆置之傅及府尉官名爲其屬

實以監之馴至宣哀之世鎬厲王子孫禁錮已四十餘年衛紹王子孫亦禁錮二十餘年至大中始釋而

國已亡矣自古家門之興未有不由於父子兄弟同心協力以大其基業及其衰也私心小見疑妬攘奪

恩誼絕而門祚亦隨之家國一理應若鼓桴此可爲炯鑒也

按晉書載記禿髮利鹿孤臨死謂羣下曰方難未靜宜立長君遂傳其弟利鹿孤嗣位利鹿孤將死亦

曰內外多虞國機務廣其令僂檀嗣業以成先王之志僂檀有才略其父嘗謂諸子曰非汝等所及也

是以諸兄不授子而欲傳於僂檀云此可見小部落之興亦由於家庭之和壹非偶然者

金代文物遠勝遼元

金初未有文字。而開國以後。典章誥命。皆彬彬可觀。文藝傳序云。金用武得國。無異於遼。而一代制作。能自列於唐宋之間。有非遼所及者。以文不以武也。蓋自太祖起事。卽謂詔令宜選善屬文者爲之。令所在訪求博學雄文之士。敦遣赴闕。本紀又以女直無字。令希尹倣漢人楷字。因契丹字形。合本國語。製女直字。頒行之。希尹傳是太祖已留心於文事。及破遼。獲契丹漢人通漢語。於是諸王子皆學之。勛少時卽好學。問國人呼爲秀才。能以契丹字爲詩文。凡游宴。輒作詩以見意。勛傳宗翰能以兩月盡通契丹大小字。宗翰傳宗雄從獵。爲流矢所傷。養疾兩月。習契丹大小字通之。宗雄傳按勛爲都統。宗翰、宗雄爲元帥時。尙未滅遼。而已好學如是。蓋王氣所鍾。生皆異稟。故文藝之末。不學以能。熙宗謁孔子廟。追悔少年游佚。自是讀尙書、論語、五代史、及遼史。或夜以繼日。海陵嘗使畫工密圖杭州湖山。親題詩其上。有立馬吳山第一峯之句。皆本紀其中秋待月賦。鵲橋仙詞。尤奇橫可喜。見程史又嘗令鄭子聃、楊伯仁、張汝霖等與進士雜試。親閱卷。子聃第一。子聃傳是并能較文藝之工拙。計熙宗登極時。年僅二十餘。海陵當宗弼行省時。已在其軍前。則其習爲詩文。尙在用兵開國時也。遼王宗幹延張用直教子海陵。與其兄充皆從之。學事在天眷之前。世宗嘗自撰本曲道。祖宗創業之艱難。幸上京時。爲宗室父老歌之。其在燕京。亦嘗修賞牡丹故事。晉王允猷賦詩。和者十五人。顯宗在儲位。尤好文學。與諸儒講論。乙夜忘倦。今所傳賜右相石琚生日詩。可略見一斑。迨章宗以詩文著稱。密國公

璿以書畫傳世。則濡染已深。固無足異矣。惟帝王宗親。性皆與文事相浹。是以朝野習尚。遂成風會。金源一代文物。上掩遼而下軼元。非偶然也。

金一人二名

金未滅遼以前。其名皆本其國語。及入中原。通漢文義。遂又用漢字製名。如太祖本名阿固達。而又名旻也。太宗本名烏奇邁。而又名晟也。熙宗本名哈喇舊作合刺。而又名亶也。海陵本名都古嚕訥舊名迺。而又名亮也。世宗本名烏祿。而又名雍也。章宗本名瑪達格舊名麻達葛。而又名璟也。宣宗本名烏達布舊名吾睹。而又名珣也。哀宗本名寧嘉蘇舊名寧甲速。而又名守緒也。此帝王之二名也。他如烏頁舊名烏也。之名勛也。舍音舊名斜也。之名杲也。薩哈舊名撒改。之名思敬也。尼堪舊名粘沒喝又名粘罕。之名宗翰也。幹里雅布之名宗望也。額爾袞舊名額魯觀。之名宗峻也。鄂爾多里舊名訛里朵。之名宗輔也。幹布舊名幹本。之名宗幹也。烏珠兀朮舊名兀朮。之名宗弼也。摩羅歡舊名良虎。之名宗雄也。阿里布舊名阿魯補。之名宗敏也。托卜嘉舊名塔不也。之名宗亨也。此皇族之一人二名也。又如布薩忠義之本名烏者也。赫舍哩志寧之本名撒曷輦也。赫舍哩良弼之本名羅索也。舊名婁室唐括安禮之本名幹魯古也。伊喇慥舊名移刺慥之本名移敵列也。富察世傑之本名阿散也。赫舍哩執中之本名呼沙呼也。舊名胡沙阿勒根彥忠之本名窰合山也。此又庶姓之一人二名也。蓋國語之名。便於彼此相呼。漢名則用之詔令。章奏亦各有所當也。其避諱之法。則專避漢名。而國語之名不避。蓋國語本有音而無正字也。章宗避

睿宗宗諱凡太祖諸子以宗字排行者皆加山爲崇。民間宗姓者悉改姬氏。又謂孫卽康曰。宗改崇字。其下尙有本字全體。應將示字依蘭亭帖寫作未字。卽康奏曰。唐太宗世民偏傍之犯。如葉字作葉。泯字作泯。正是如此。乃擬熙宗廟諱。亶字從面從且。世宗廟諱。雍字從系。自此不勝曲避矣。

金記注官最得職

金本紀所載世宗嘉謨懿訓最詳。較貞觀政要更多數倍。推其故。蓋當時記注官之得其職也。大定中伊刺傑言每屏人奏事。雖史官亦不得與聞。無由紀錄。世宗以問石琚。琚曰。古者天子置史官於左右。言動必書。所以儆人君有所畏也。上曰。朕觀貞觀政要。太宗與臣下議論。始議如何。後竟如何。此正史臣在側記而書之耳。於是朝奏屏人議事者。記注官獨不避。自此始。本紀黃久約爲諫官侍朝。故事宰相奏事。則近臣退避。久約將趨出。世宗止之。自是諫臣不避以爲常。久約傳則不惟記注官不避。卽諫臣亦不避矣。載筆者在旁。則天子惟恐失言。而所言皆出於正。記注官聽諸切近。據實書之。宜其所記之詳且密也。章宗時完顏守貞修起居注。與同官張暉奏言。唐中書門下入閣。諫官隨之。欲其與聞政事。有所開說。又起居郎起居舍人。每帝視朝。則左右對立。有命。則臨階俯聽。退而書之。以爲起居注。今臣等迴避。并香閣陳言文字。亦不令臣等侍立。則凡有聖訓及議政事。臣等無緣得知。何所記錄。上從之。又補闕楊庭秀言。乞令及第左右官一人。應入史事者。編次日麻。上是其言。仍令送著作局潤色付之。守貞及庭秀傳故章宗本紀所載帝

訓亦多。皆記注官之得其職故也。

大定中亂民獨多

金代九君。世宗最賢。大定七年。大興府會奏獄空。賞錢三百貫。以爲宴樂之費。其政簡刑清可知也。然二十餘年中。謀反者偏多。大定六年。秦州民和卓舊名住謀反伏誅。九年。契丹愛實喇舊名外等。冀州張和等。俱以謀反伏誅。十一年。歸德府民臧安兒謀反伏誅。十二年。北京曹資等。西北路納哈塔齊錫舊名納合七斤等。鄜州民李方等。同州民屈立等。冀州民王瓊等。俱以謀反伏誅。十四年。大名府僧李智究等。謀反伏誅。十八年。獻州人殷小二謀反伏誅。十九年。密州民許通等。濟南民劉溪忠等。俱以謀反伏誅。二十年。布沙堪舊名蒲速槐羣牧所羅和舊名老忽謀反伏誅。二十一年。遼州民宋忠等亂言伏誅。二十三年。潞州民陳圓亂言伏誅。大名府猛安人馬和尚謀反伏誅。此皆載於本紀者。有道之世。偏多亂民何也。豈世宗綜覈吏治。凡有姦宄。有司俱不敢隱。故奏讞獨多耶。抑有司爭欲以發摘邀功。遂以輕作重。以見其勤於吏事耶。

金考察官吏

金史循吏傳序云。太宗既有中原。分置守令。熙宗始遣使廉察之。按天眷二年。命溫都思忠等廉問諸路。得廉吏杜遵晦等百二十四人。各進一階。貪吏張軫等二十一人。皆罷之。本紀又命秉德廉察河東路。太原尹圖克坦恭舊名徒單恭與九縣令皆罷去。惟楊邦基以廉爲河東第一。召爲禮部郎中。邦基傳又宗賢爲永定

軍節度使。秉德訪察至其地。士民持盆水與鏡前拜曰。我使君廉明類此。秉德器之。遂超遷兩階。宗賢傳此

皆熙宗時初設此制。上下皆以吏治為重。故舉劾足以示勸懲也。世宗即位。凡數歲。輒一遣使黜陟之。故

大定間官吏奉法。如伊喇道舊名移刺道出使廉能官。景州刺史耶律補進一階。單州刺史石抹所家奴等各

進兩階。貪汙官。濬州防禦使蒲速越等免死。杖一百五十。除名。同知睢州事烏古孫阿里補杖一百。削四

階。移刺道傳後以廉問使者。或以愛憎為升降。又欲立提刑司以伺察之。未及行。章宗即位。乃置九路提刑司

覈之。宗雄傳尋又以言者謂提刑司黜陟非便。乃改設按察使。其所舉劾。又差官覈察之。於是權削望輕。官

吏無所畏憚。賈鉉奏差監察時。即別遣官偕往。更不覈察。從之。乃詔監察御史分按諸路者。女直人以漢

人偕往。漢人以女直人偕往。此金代考覈官吏之大概也。蓋創設之始。上下奉法。甄別必公。及其久則弊

漸生。如元季亦嘗遣使。而情賄轉甚。民間謠曰。官吏黑漆皮燈籠。奉使來時添一重。輟耕錄此弊之所必有

者也。然吏治狃於故常之時。或偶一行之。遣公正大臣分路考察。未嘗無補云。

金推排物力之制

周官以歲時定民之衆寡。辨物之多少。入其數於小司徒。三年則天下大比。本良法也。金制亦分按民之貧富而籍之。以應科差。謂之推排物力。亦謂之通檢。大定四年。梁肅奉使通檢東平。大名。兩路物力。他使者多以苛刻增損為能。肅所檢獨稱平允。朝廷敕諸路以肅為法。肅傳大定十四年。又詔議推排法。朝臣謂

宜止驗現在產業。富察通言必須通檢各程昆。舊作謀克人戶物力多寡。則貧富自分。貧富分則版籍自定。如

有緩急。驗籍科差。則富者不得隱。貧者不重困矣。通傳章宗時。屢遣使與各路按察司官。推排民戶物力。大

率每十年一次。嘗諭推排使賈益謙曰。如有新強及銷乏戶。雖集衆推唱。然銷乏者勿銷不盡。如一戶元

物力三百貫。今蠲減二百五十貫。或尙有不能者。新強者勿添盡。如一戶應添三百貫。而只添二百貫之

類。卿等當盡心百姓。應當賦役。十年之閒。利害非細也。益謙傳是朝廷於推排物力。未嘗不意存輕減。然高

汝礪疏云。推排止憑一時小民之語。以爲增減。有司惟務速定。不復推究其實。由是豪強者扶同而幸免。

貧弱者抑屈而無訴。難望物力均矣。汝礪傳張萬公亦言適足長告訐之風。增猾吏之弊。萬公傳張宏信通檢

山東。專以多得物力爲功。督責苛急。宗室永元面斥之曰。朝廷以差調不均。立通檢法。乃妄加農民田產。

笞擊有至死者。市肆賈販。貿易有盈虧。田園屋宇。利入有多寡。故官子孫。至與商賈同應上役。豈立法本

意哉。永元傳是通檢之法。雖欲均徭役。而實滋抑勒告訐賄詐之弊也。

按金代推排之法。與宋呂惠卿所創手實法正相似。手實法使民各以田畝。屋宅。貨貨。畜產。隨價自占。

凡居錢五當息錢一。隱匿者許告。有實。則以三分之一充賞。於是民家尺椽寸土。檢括無遺。民不聊生。

鄧綰極論其害。謂民間養生之具。今欲盡令疏實。則家有告訐之憂。人懷隱匿之慮。且民之生計。贏縮

不時。或春有之而夏已蕩析。或秋貯之而冬已散亡。公家簿書。何由拘錄。徒使歸訟者趨賞報怨。畏法

者守死忍困而已。故神宗於王、呂所創新法不改，而獨此手實之法，特詔罷之。以宋暫行即罷之敝政，而金代數十年行之不變。故雖以世宗之求治，而無救於民病也。按宋史呂公綽傳：官籍民產第賦役輕重至不敢多畜牛，以致田疇蕪穢。

公綽特奏之，由是牛不入籍，是仁宗時已有按產定役之法。然宋制但以之定役，而金制則令之出錢，又自有別。

明安穆昆散處中原

明安舊作猛安，穆昆舊作謀克。

金初本俗管軍民者有穆昆，百夫長也。有明安，千夫長也。穆昆之副曰富勒瑋。舊作蒲里衍。正軍之奴僕曰阿

里喜。無事則課其所屬耕牧，用兵則率之以出征。及得中原後，慮中原士民懷貳，始創屯田軍。凡女直奚

契丹之人，皆自本部徙居中州，與百姓雜處。計戶授田，使自耕種。春秋給衣，若遇出兵，始給錢米。凡屯田

之所，自燕南至淮、隴之北，皆有之。築壘於村落閒，如山東路有把古魯明安，中都路有胡土靉哥蠻明安，

山東西路有盆買必刺明安是也。正隆初，又起上京諸明安於中都等處安置。納合椿年傳。大定中，又摘徙山

東明安八穆昆於河北東路之酬幹、青狗、兩明安舊地。初入中原時，所受田多散處州縣。世宗不欲其與

民雜處，完顏思敬與圖克坦克寧議，令明安、穆昆之衆自爲保聚。其土田與民田犬牙相入者，互易之，遂

爲永制。思敬傳。然諸明安、穆昆恃其世襲，多不法。或請同流官考轉，宗憲以爲太祖皇帝定天下，誓封功臣，

世襲此職，今不可改。其有不職者，當擇其子弟中賢者代之。遂著爲令。宗憲傳。章宗時，又詔明安、穆昆既不

隸提刑司，宜令監察御史察其臧否。按開國時移明安、穆昆於中原，給地使之屯種。本欲贍其身家，無事

則耕有事則戰。意至深也。而諸軍戶不能屯種。往往貸民代耕。而收其租。甚至伐桑棗。以爲薪。且私賣其田。日益貧乏。太祖時以三百戶爲一穆昆。十穆昆爲一明安。至宣宗時則三十人爲一穆昆。五穆昆爲一明安。哀宗時又二十五人爲一穆昆。四穆昆爲一明安。蓋末年益耗減矣。

金元俱有漢人南人之名

金元取中原後。俱有漢人南人之別。金則以先取遼地人爲漢人。繼取宋河南山東人爲南人。元則以先取金地人爲漢人。繼取南宋人爲南人。金史完顏勛傳。女直無文字。及破遼。獲契丹漢人。始通契丹漢字。此以遼地爲漢人也。賀揚庭傳。世宗謂揚庭曰。南人礦直敢爲漢人性。姦臨事多避。異時南人不習詩賦。故中第者少。近年河南山東人中第者多。殆勝漢人。此以河南山東人爲南人也。元史百官志序。諸官職皆以蒙古人爲之長。而漢人南人貳焉。文宗詔各道廉訪司官。用蒙古二人。畏兀河西回漢人南人各一人。是漢人南人亦各分名目。程鉅夫傳。世祖命鉅夫爲御史中丞。臺臣言鉅夫南人不宜用。帝曰。汝未用南人。何以知南人不可用。自今省部臺院必參用南人。按鉅夫由南宋人入附。故稱南人。此以南宋人爲南人也。

宋金齊交割地界守土官隨地爲屬

宋金齊分畫地界。前後不同。守土官亦隨地爲所仕之朝。如張孝純以宋臣降金。金使之相劉豫。豫廢。仍

爲金行臺丞相。鄺瓊、李成、孔彥舟、徐文，皆自宋降。豫、廢，皆仕金。瓊爲博州防禦使，成爲安武軍節度使。彥舟爲鄭州防禦使，文爲南京都虞候是也。豫、本金所冊立，豫官卽金官。豫廢，仍仕於金。固無足怪。至金以河南、陝西地與宋，後仍取之。其時守土官吏，並不遷改。地在金，則官屬金；地入宋，則官屬宋。及再入金，則官又屬金。如鄭建充先爲金知延安軍事，齊國建累遷刺史，齊廢以地與宋，爲宋環慶路經略安撫使，金再取陝西，仍以爲經略安撫使。知慶州張中孚仕宋，知鎮戎軍，以原州叛降於金，爲涇原路安撫使。齊國建卽屬齊爲陝西諸路節度使，金以陝西與宋，又仕宋。官開府儀同三司，後金人來索，又歸金爲行臺兵部尙書。李上達爲金東平府司戶，齊國建爲豫吏部員外郎，齊廢以地與宋，上達隨地入宋，金再取河南，上達又入金，爲同知大名尹。如此類者不一而足。一似邊外番部之類，換朝而不換官。蓋金以地歸宋時，宋高宗本未易置官吏，并慮新復州縣官吏懷不自安，降詔開諭，又命檢詳劉豫僞官換給告身，未幾金又取舊地，故其官亦隨地歸金也。然亦可見是時仕宦之傳邊矣。亦有宋所補放而隨地歸金者。宋史柳約傳，金人歸侵疆，約出知蔡州，旣而金渝盟，傳檄河南，守臣皆以城降，獨約遣使武昌，得報而返，是約之外多降金也。

衍慶宮圖畫功臣

圖畫功臣。漢有雲臺，唐有凌烟閣，宋有景靈宮，顯謨閣，昭勳崇德閣，金世宗思國初創業之艱難，亦嘗圖

諸功臣於衍慶宮。金史實實舊名習失傳所載。凡二十一人。遼王舍音。金源郡王薩哈。遼王宗幹。秦王宗翰。宋

王宗望。梁王宗弼。金源郡王希卜。蘇舊名習不失。金源郡王幹魯。金源郡王希尹。金源郡王羅索舊名裴室。楚王宗

雄。魯王棟摩舊名闍母。金源郡王尼楚赫舊名銀尤可。隋國公鄂蘭哈瑪爾舊名阿萬合遜。金源郡王完顏忠。豫國公普嘉

努舊名蒲家奴。金源郡王薩爾罕舊名離喝。克國公劉彥宗。特進烏楞古舊名幹魯古。齊國公韓企先。并特進實實。皆

功臣最著者也。阿里布舊名阿彌補。又載代國公罕都舊名歡都。金源郡王實圖美舊名石上門。徐國公瑋楚舊名渾黜。鄭

國公們圖瑋舊名諶都訶。濮國公實古舊名石訥古乃。濟國公芬徹舊名蒲查。韓國公錫默阿里舊名斜卯。元帥左監軍巴

爾斯舊名拔離速。魯國公富察實嘉努舊名蒲察石家奴。光祿大夫蒙古舊名蒙迺。隋國公和尼舊名活女。特進托克索舊名突合速。

齊國公博勒和舊名婆盧火。儀同三司烏雅富埒瑋舊名蒲盧渾。儀同三司阿里布舊名阿魯補。鎮國上將軍烏凌阿托

雲舊名烏林答泰欲。太師領三省事。勛太傅大興尹持嘉暉舊名赤達暉。金吾衛上將軍馬武舊名馬五。驃騎衛上將

軍韓常。譚國公阿里布。共二十二人。此又多景祖世祖開國時立功最著者也。大定十五年。又圖嚇舍哩

志寧。嚇舍哩良弼。泰和元年。續圖石琚。此一朝策勳典故也。

金用兵先後強弱不同

金之初起。天下莫強焉。蓋王氣所鍾。人皆驚悍。完顏氏父子兄弟。代以戰鬪為事。每出兵。必躬當矢石。為士卒先。故能以少擊衆。十餘年間。滅遼取宋。橫行無敵。觀酈瓊之論宗弼曰。江南諸帥。出兵必身居數百

里外謂之持重。召軍旅。易裨校。則遣一介之士。持空文諭之。謂之調發。今元帥親臨督戰。矢石交集。而指麾三軍。意氣自若。將士視之。孰敢愛其死乎。宋史宋吳璘亦謂金人用兵。更進迭退。忍耐堅久。令酷而下必死。所以能制勝。璘傳饒風嶺之戰。金人重鎧仰攻。一人先登。則二人擁後。先者既死。後者代攻。吳玠劉觀此可以知當日兵力之雄悍矣。正隆用兵。去國初未遠。故大定之初。尙能攻擊江淮。取成於宋。迨南北通好四五十年。朝廷將相。既不知兵。而猛安謀克之移入中原者。初則習於晏安。繼則困於饑乏。至泰和之末。與宋交兵。雖尙能擾淮楚。擣環慶。然此乃宋韓侂胄之孟浪生事。易於摧敗。而非金人之不可敵也。及蒙古兵一起。金兵遇之。每戰輒敗。去燕遷汴。棄河北於不問。二十餘年間。惟完顏陳和尚太昌原。倒迴谷二戰。差強人意。其餘則望風奔潰。與遼天祚。宋靖康時之奔降。如出一轍。當時劉炳疏言。承平日久。人不知兵。將帥非才。既無靖難之謀。又無效死之節。外託持重之名。內爲自安之計。擇驍果以自衛。委疲懦以出戰。陣勢稍動。望塵先奔。可想見是時兵力之積弱矣。興定南侵。雖據完顏賽不。訛可。烏古論慶壽。紇石烈牙吾塔等傳。屢修戰功。然宋史趙方。孟宗政。扈再興等傳。亦言屢敗金兵。則賽不等傳所云克捷者。蓋亦非實事也。完顏合達傳贊。謂南渡用兵。克捷之功。史不絕書。而地不加闢。殺傷相當。君子疑之。蓋已見國史侈功之不足信。至如唐州之役。喪師七百。主將訛論。今作類林。匿之。而以捷聞。爲御史納蘭所劾。宣宗但獎御史敢言。而訛論置不問。此尤掩敗爲勝之明據也。由是相習成風。肆爲欺飾。如正大四年。蒙古入商

號移刺蒲阿

今作伊刺布哈

遇其游騎獲一人輒以捷聞

蒲阿傳

八年

馮山之戰蒙古兵稍卻合達輒以大捷奏諸

相置酒省中左丞李蹊且喜且泣曰非今日之捷生靈之禍可勝言哉蓋以為實然也是時民間避兵者

方欲保險自守因此奏遂晏然不動不二三日蒙古兵猝至悉被殺皆為捷書所誤云合達傳是不惟遇敵

輒敗而并諱敗報捷習以為常統前後觀之其始也以數千人取天下而有餘其後以天下之兵支一方

而不足然則承平之世安不忘危蒐練軍實振作士氣豈非國家急務哉按馮山之戰據元史拖雷傳是日大霧迷道為金人所襲殺傷

相當是合達之奏捷亦尚非全虛也

金初漢人宰相

韓企先傳金太祖定燕京始用漢官宰相賞左企弓等置中書省樞密院於廣寧府而朝廷宰相自用女

直官號

傳贊謂仿遼代南面官僚制度

太宗初年無所更改及張敦固伏誅移中書省樞密院於平州蔡靖以燕山降

又移置於燕凡漢地選授官職調發租稅皆承制行之自時立愛劉彥宗韓企先官為宰相其職皆如此

故規為施設不見於朝廷之上惟治官政庀民事內供京師外給轉餉而已後斜也宗幹當國勸太宗改

女直舊制從漢官制度天會四年始置尚書省以下諸司府寺十二年以企先為尚書右丞漢人為真相

自此始按元遣山作張萬公碑云金制自尚書令而下有左右丞相尚書左右丞為執政官凡內族外戚及國人有戰功者為之其次則黃鬻人又次則參用漢進士不過以示公道而已無相權

也

金俗重馬

金初以戰爭開國。故最重馬。景祖方爲部長時。有黃馬服乘如意。景祖沒遼。貴人爭欲得之。世祖曰。難求也。馬不可與人。遂割其兩耳。謂之禿耳馬。遼人乃弗敢。桓祓散達方強。欲得益哥之大赤馬。及辭不失之紫駟馬。世祖亦不許。遂戰敗之。桓祓散康宗薨。太祖卽位。遼使阿息保來弔。阿息保徑至殯所。闕贈馬。欲取之。太祖大怒。將殺之。宗雄諫而止。世阿离合懣將死。太祖往問疾。問以國家事。對曰。馬者。甲兵之用。今四方未平。而國俗多以良馬殉葬。當禁止之。阿离合懣觀此。可見金源氏之重馬也。軍旅之事。全恃馬力。此固有國家者所當留意耳。

金以壞和議而亡

宋南渡後。至紹興七八年間。盜賊盡平。韓岳諸將兵力。亦漸強盛。可以有克復中原之勢。故時有以和議爲非者。然卒以和議而得偏安。其後正隆南侵。開禧北伐。亦皆以議和罷兵息事。迨賈似道諱和主戰。而國亡矣。蓋事勢當危急之時。不得不謹畏睦鄰。圖存於亡。若猶仗虛驕之氣。必誤國事也。金宣宗當蒙古兵圍燕京時。遣完顏承暉等往軍前行成。已解圍矣。後以遷汴之舉。致蒙古藉口。再起兵端。殘破河北。蹂躪關陝。至哀宗卽位。羣臣言可因國喪。遣人報哀。副以遺留物。因而與之講解。哀宗下省院議。而當國者有仰而不能俯之勢。謂朝廷先遣使。則於國體有虧。遂止。合遼正大六年。蒙古兵圍慶陽。哀宗命陝省稿

以羊酒爲緩師計。北中亦遣唐慶來議和。先遣小使幹骨纒至行省時。適有太昌原之捷。移刺蒲阿等志氣驕滿。謂使者曰。我已準備軍馬。可來決戰。幹骨纒歸。以其語奏蒙古主。遂怒不可解。統大兵入陝。牙吾塔傳是時金兵不復南侵。宋人亦有繼好之意。正大八年。行省忽以劄付下襄陽制置司。約同禦北兵。且索軍餉。劄付者。上行下之檄也。於是宋制置使陳該遂怒辱使者。而宋之和好又絕。蒙古圍汴。哀宗遣曹王訛。可出質乞和。已退兵矣。而飛虎軍申福、蔡元。又擅殺北使唐慶等。於是蒙古之和議又絕。而不可解矣。此皆不度時勢。徒恃虛氣以速滅亡也。金之先以和誤人。而其後轉以不和自我。亦豈非一代得失之林哉。

九公十郡王

宣宗畏蒙古兵之逼。南遷於汴。河朔殘民。往往自相團結。各保一方。朝議擇其中有威望者。假以事權。能復一道。卽授以本道觀察使。能捍州郡。卽授以兵佐。於是封建之議起。興定四年。封滄海經略使王福爲滄海公。河閒路招撫使移剌衆家奴爲河閒公。真定經略使武仙爲恆山公。中都東路經略使張甫爲高陽公。中都西路經略使靖安民爲易水公。遼州從宜郭文振爲晉陽公。平陽招撫使胡天作爲平陽公。昭義軍節度使完顏開爲上黨公。山東安撫使燕寧爲東莒公。是爲九公府。其中武仙最富強。張開次之。餘皆各保一方。其後日漸摧敗。如郭文振徙衛州。至不能軍。但寓於衛。張開不能守潞州。閒居南京。部曲離散。名爲舊公。實與匹夫無異。此九人外。又有史詠。亦爲平陽公。乃胡天作死後。詠繼之而封者。傳贊謂他

書所載有滄海公張進、河間公移刺中哥、易水公張進、晉陽公郭棟。此蓋正大開續封。如史詠之繼胡天作者、金史惟王福等九人有傳。餘皆無之。其後又有十郡王之封。見國用安傳十郡王者、李德明、封仙、張瑀、張左、卓翼、康琮、杜政、吳歪頭、王德全、劉安國也。九公各有傳。十郡王無傳。惟德全、安國、封仙、杜政、略見國用安傳中。蓋此十郡王、本哀宗發空名宣敕、聽用安於同盟中有功者、賜之。是又用安部曲、非朝命所封、無大功績可紀、故無傳也。

金末賜姓之例

賜姓本始於漢初。北史李宏傳所謂項伯不同項羽。漢高賜姓劉氏。秦貞父能死難。魏武賜姓曹氏是也。其後罕有行之者。惟西魏宇文泰當國時。因魏初統國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已多絕滅。乃以諸將功高者爲三十六國後。其次爲九十九姓後。賜姓之廣自此始。如楊忠賜姓普六茹氏。趙貴賜姓乙弗氏。寇和賜姓若引氏。耿豪賜姓和嵇氏。辛威賜姓普屯氏。樊深賜姓萬紐于氏。周搖賜姓車非氏。李楷賜姓獨孤氏。郭衍賜姓羅氏。侯瑱魏賜姓伏氏。周又賜姓賀屯氏是也。靜帝時詔各復本姓其有倚爲腹心者。則賜以皇族之姓。如薛端、薛善、及叱羅協、皆賜姓宇文氏是也。故周武帝命李宏修皇室譜。分爲帝系、疎屬、及賜姓、三篇。隋因之。如楊義臣本姓尉遲。文帝因其父戰死。乃賜姓楊。編之屬籍。唐初亦用其制。如羅藝、高開道、杜伏威、胡大恩、皆賜姓李氏是也。唐末賜姓更多。如李克用、李茂貞、李順節等。皆附於皇族。或藉其用。或畏其

逼不得已也。金末亦多有賜姓者。財力既殫，爵賞又濫，不足以繫人心。故設此以勸功。然其制亦不同。有賜本國大姓者，如東永昌賜姓溫都氏。舊作溫敦包世顯、包長壽、包疙疸、賜姓烏庫哩氏。舊作烏古論多隆烏。舊名孤。賜姓哈薩喇氏。舊作禾速嘉何定、賜姓必喇氏。舊作必蘭馬福德、馬柏壽、賜姓瓜爾嘉氏。舊作夾谷楊沃衍、賜姓烏凌阿氏。舊作烏林答資祿、賜姓女奚烈氏、李辛、賜姓溫撒氏是也。其功多，或力大，可恃以爲援者，則竟賜以皇族之姓。如郭仲元、郭阿憐、李靈、梁佐、李咬住、國用安、張甫，皆賜姓完顏氏是也。其附入屬籍之處，又有差等，以千人敗敵三千者，賜及總麻以上，敗二千人者，賜及大功以上，敗千人者，賜止其家。

通惠河不始於郭守敬

京師至通州，通河。本元時郭守敬所開。守敬傳：大都運糧河，不用一畝泉。舊源別引北山白浮泉水，西折而南，經瓮山泊，自西水門入城，環匯於積水潭，復東折而南，出南水門，合入舊運糧河。每十里置一廂，比至通州，凡爲廂七，置斗門互爲提閘，以過舟止水。元世祖命速行之，丞相以下皆親操畚鍤，工既成，帝還自上都，過積水潭，見舳艫蔽水，大悅，賜名曰通惠河。此元所創，至今爲永利者也。然此河不自守敬始。金史韓玉傳：泰和中，玉建言開通州潞水漕渠，船運至都。工既成，玉陞兩階。是此河實自玉始。守敬傳所云，不用一畝泉者，蓋玉所開河，本用一畝泉爲源，而守敬乃用白浮泉耳。守敬建廂，往往得舊時磚石故址，當卽玉遺蹟也。蓋燕都自金宣宗遷汴後，迨元世祖至元十一年，始來都之。其間荒廢者已四五十年，舊

時河道久已湮沒。守敬得其遺址而開濬之。遂獨擅其名耳。

海陵荒淫

海陵荒淫。最為醜穢。身為帝王。採取美豔。何求不得。乃專於宗族親戚中恣為姦亂。甚至殺其父殺其夫。

而納之。此千古所未有也。金史所載。除一后三妃外。諸嬖幸有名字者。已二十餘人。凡宗室被殺者。皆納

其婦女。曹王宗敏妻阿蘭。舊名阿懶。海陵叔母也。宗磐子阿固岱。舊名阿虎迭。妻阿里庫。舊名阿里虎。從嫂也。其女重節。

則從姪女也。宗本子薩爾拉。舊名莎魯刺。妻宗固子呼喇勒。舊名胡里刺。妻和色哩。舊名胡失來。妻秉德弟嘉里。舊名里。妻

皆從嫂也。壽寧縣主實庫。舊名什古。宗望女也。靜樂縣主布拉。舊名蒲刺。及錫納。舊名習然。宗弼女也。實古爾。舊名古兒。宗

雋女也。皆從姊妹。混同郡君蘇時和卓。舊名古里古真。及其妹伊都。舊名餘都。宗本女也。皆再從姊妹。蕭喇古。舊名奈忽刺。

皇太后表兄張定安妻也。富爾和卓。舊名蒲魯古只。麗妃妹也。海陵皆私之。其納之宮中者。則封為妃嬪。在外則

分屬於諸妃位下。出入蕭喇古。出入元妃位富爾和卓。出入麗妃位蘇時和卓。伊都。出入貴妃位實庫重

節。出入昭妃位布拉實古爾。出入淑妃位錫納夫素赫。舊名稍喝。蘇時和卓夫蘇色。舊名撒速。皆為近侍。每值宿。海

陵謂之曰。爾妻年少。遇爾值宿。不可令宿於家。每召入。海陵親候廊下。立久。則坐於侍婢高實古。舊名高師姑。

膝上。高實古曰。天子何勞苦如是。海陵曰。我固以天子為易得耳。此等期會。乃難得也。蘇時和卓在外淫

佚。海陵責之曰。爾愛娛樂。有豐富偉岸如我者乎。然亦不之罪也。此外如沈璋妻為太子光英保母。及邪

律徹妻侯氏皆以入宮侍皇后而姦之者也。節度使烏達舊名烏之妻定格舊名與海陵有私。海陵即位。使定格殺其夫而納之者也。祕書監文之妻實格舊名石哥。海陵使文出之而納於宮中者也。蕭拱妻色特爾舊名之妹曰密喀舊名彌勒。海陵使拱迎之於汴。既入宮。非處女。遂以疑殺拱。而以拱妻文。既又以密喀之命召拱妻入宮而亂之者也。亦有先寵幸而後殺之者。阿里庫既入海陵。又私其女重節。阿里庫責重節。遂縊殺阿里庫。又蕭唐古特舊名堂舊名妻扎巴舊名察八。既入宮。封昭媛。時唐古特爲護衛。札巴使侍女遺以雜佩。海陵遂手刃札巴以徇於宮。每幸婦人。則教坊奏樂。撤帷帳。或妃嬪列坐。率意亂之。以爲笑樂。幸室女不得遂。則使元妃以手左右之。女使關拉舊名有娠。欲幸之。則以麝香水揉腹而墮其胎。甚至徒單皇太后侍婢高福娘。亦與淫亂。使伺太后動靜。福娘增飾語言。遂成弑逆之禍。此皆載在后妃傳後者。海陵之惡。固不足道。然著其大者可矣。此等中冓之醜。亦瑣瑣書之。毋乃穢史乎。按本紀。世宗嘗曰。海陵以近習掌記注。故當時行事。實錄不載。當訪求書之。又賈益謙傳。當時禁近能暴海陵。蟄惡者。輒得美遷。故史官修實錄。不免附會云。然則金史所載。皆世宗時編訂者也。

海陵兼齊文宣隋煬帝之惡

海陵在位。蓋兼齊文宣。隋煬帝之惡。而更過之。北齊書稱文宣狂暴。嘗姦其嫂文襄后。凡高氏婦女。無親疎。皆與之亂。或以賜左右。彭城王浟母爾朱氏。其父神武之庶妻也。欲烝之。不從。則手刃之。皇后李氏之

妹嫁元昂。帝數幸之。欲納爲昭儀。則以鳴鏑射殺昂。斯固已滅絕倫理。然以海陵視之。奚啻十倍。隋煬帝弑父殺兄弟。海陵則弑君弑母。殺伯叔兄弟及宗室數百人。煬帝猶不若是之慘也。然以其權譎剛厲之資。智足以飾非。威足以馭下。其時國運方強。使僅守其故業。雖淫恣亂倫。或尙不至隕躋。正如齊顯祖強記威斷。羣下不敢爲非。所謂主昏於上。政清於下者。乃又大舉伐宋。空其國以爭人之國。與隋煬之征高麗。如出一轍。此所以土崩瓦解。自速滅亡也。隋書記煬帝征高麗。總徵天下兵。皆會涿郡。又發江淮水手一萬。弩手三萬。嶺南排鑕手三萬。河南淮南江南造戎車五萬兩。送高陽載衣甲。又發江淮民夫及船運黎陽及洛口倉米至涿。其陸路夫役往來者亦常數十萬人。晝夜不絕。死者相枕。臭穢盈路。東萊海口造船官吏督役日夜立水中。腰以下皆生蛆。死者十三四。耕稼失時。民不聊生。於是天下大亂。帝亦被害於揚州。而海陵之伐宋也。盡起諸路招討司及明安穆昆軍。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雖親老丁多。亦不得留侍。所造軍器皆賦於民。箭翎一尺至千錢。村落間往往椎生牛以供筋革。至於烏鵲狗彘無不被累。籍民馬在東者給西軍。在西者給東軍。死者不絕於道。所至芻粟無給。有司以爲請。海陵曰。民間儲蓄尙多。今禾稼滿野。可就牧田中共調馬五十六萬匹。官七品者準留一匹。其上以是爲差。富民有調至五六十匹者。仍令養飼以俟。由是盜賊並起。大者連城邑。小者保山澤。或以十數騎張旗幟而行。官軍莫敢近。海陵又惡聞盜賊。言者輒罪之。將士自軍中亡歸者。相屬於道。東海張旺。徐元等反於南。契丹伊喇幹罕。

舊名移刺

高幹等反於北。葛蘇館明安福壽。東京穆昆金住等始授甲於大名。卽舉部亡歸。公言於路曰。我輩往東京立新天子矣。海陵自將三十二總管兵至瓜州。爲其下所弑。與隋煬之被害亦如出一轍。自古大兵大役。未有不民怨沸騰。喪國亡身者。海陵旣竭天下之力。先築燕京。次營汴京。工役甫畢。又與此大衆以極無道之主。行此大肆虐之事。豈有不自速其斃者。金史一一書之。所以垂戒千載也。

按石虎起河橋於靈昌。肆采石爲之。石無大小輒隨流去。用工五百餘萬而不成。又發雍洛秦并州十六萬人。城長安未央宮。性好獵。體重不能跨鞍。造獵車千乘。輅長三丈高一丈八尺。置高一丈七尺。格獸車四十乘。立三級行樓於其上。自靈昌津南至滎陽東極陽都。使御史監察其中禽獸。有犯者以大辟論。御史因之作威。有美女好牛馬者。求之不得。便誣以犯獸。死者百餘家。又發諸州二十六萬人。修洛陽宮。發百姓牛二萬頭。配朔州。增置女官二十四等。東宮十二等。諸侯王九等。發百姓女年二十以下十三以上三萬人以充之。郡縣乘此奪人婦女九千餘人。其子石宣又私令採亦及萬。縊死者三千餘人。又發近郡男女十六萬。車十萬乘。運土築華林苑及長牆於鄴北。命子宣出獵。建天子旌旗。戎卒十八萬。出金明門。石虎升凌霄觀望之。笑曰。我家父子如是。自非天崩地陷。夫復何憂。宣校獵旣遍。又令石韜出獵。亦如之。後宣殺韜。虎又殺宣。極慘酷。其子石世石冲石遵石鑿等皆不得其死。再閔乘亂誅諸羯。於是趙人悉入城。羯人悉出城。閔下令趙人斬一羯。文官進位三等。武職悉拜牙門。一日之中。

斬首數萬。羯人無貴賤男女少長皆死。凡二十餘萬。亦有高鼻多鬚而濫死者。虎十三子。五人爲冉閔所殺。八人皆自相殘害。晉書載記。此又隋煬帝金海陵以前之最無道者也。

金中葉以後宰相不與兵事

金初創業。皆兄弟子姪。出則領兵。入則議國事。爲相者多兼元帥。其時樞密院雖主兵柄。而節制仍屬尙書省。白華傳。如宗翰爲固倫貝勒。舊作國論勃極烈。兼都元帥。拜太保尙書。令領三省事。汴京初置行臺。宗弼領行臺尙書省。都元帥詔諸州郡軍旅之事。決於帥府。民訟錢穀尙書省治之。宗弼兼統其事。後入朝爲太師。領三省事。都元帥如故。可見兵事皆宰相參決也。及明昌以後。則兵事惟樞密院主之。而尙書省初不與聞。蓋是時蒙古勃興。北鄙騷動。惟恐漏洩傳播。故惟令樞密主之。其後遂爲樞密院之專職。而宰相皆不得預。貞祐四年。陳規疏言宰相大臣社稷生靈所係。近詔軍旅之事。專委樞密。而尙書省坐視利害。泛然不問。以爲責不在己也。伏望戰守大計。須省院同議。楊雲翼亦奏尙書出政之地。今軍旅大事。宰相不得與聞。欲使利病兩不相蔽。得乎。時軍事院官獨任專見。往往敗事。言者多以爲將相權不當分。白華傳。天興元年。始併樞密院歸尙書省。以宰相兼院官。而國旋亡矣。接宋制邊事兵事亦樞密院專主富弼奏請令宰相兼樞密乃從之見弼傳

憫忠寺故事

京師宣武門外法源寺。最宏敞。本唐憫忠寺也。朱竹垞謂此寺典故。有遼時聞宋眞宗計建道場於此。及

金大定開策試女直進士於此二事。按道場建醮。事具遼史。金策試女直進士。係大定十三年始以策論試女直進士於憫忠寺。寺有雙塔。進士入院之夜半。聞東塔有音樂聲。西入宮。試官侍御史完顏蒲捏等曰。文路初開。而有此兆。得賢之徵也。中選者圖克坦舊名徒等二十七人。後多爲顯官。此載在金史。選舉志。今又得數事。遼史。興宗十一年。遇景宗宣獻后忌辰。帝與皇太后素服。飯僧於憫忠寺。宋王曾記契丹事云。燕京有憫忠寺。本唐太宗爲征遼陣亡將士所造。宋使至遼。遣館伴導以遊觀。又北狩錄。宋徽宗至燕山。館於大延壽寺。欽宗館於憫忠寺。又金史。胡沙虎反。召完顏綱至。囚於憫忠寺。明日殺之。宋史。謝枋得至燕。寓憫忠寺。見壁間曹娥碑。泣曰。小女子猶爾。吾豈不汝若哉。遂不食而死。此皆憫忠寺故事也。

日行千里

額爾古訥舊名訛古乃善馳驛。日能行千里。天會八年。從宗翰在燕。聞余睹反。宗翰令馳驛往探。額爾古訥黎

明走天德。及至。日未曠也。本傳

避孔聖諱

金史。明昌中。詔周公、孔子名俱令迴避。又詔有司如進士名有犯孔子諱者。避之。著爲令。此近代避聖諱之始也。

金末種人被害之慘

一代敝政有不盡載於正史而散見於他書者。金制以種人設明安、穆昆、舊名猛安謀克分領之。使散處中原。世宗慮種人爲民害。乃令明安、穆昆自爲保聚。其土地與民犬牙相入者。互易之。使種人與漢民各有界址。意至深遠也。其後蒙古兵起。種人往戰輒敗。承安中。主兵者謂種人所給田少。不足象身家。故無鬥志。請括民田之冒稅者給之。於是武夫悍卒倚國威以爲重。有耕之數世者。亦以冒占奪之。及宣宗貞祐開南渡。盜賊羣起。向之恃勢奪田者。人視之爲血讎。骨怨。一顧盼之頃。皆死於鋒鏑之下。雖赤子亦不免。事見元遺山所作張萬公碑文。又完顏懷德碑亦云。民間讎撥地之怨。睚眦種人。期必殺而後已。尋蹤捕影。不三二日。屠戮淨盡。甚至掘墳墓。棄骸骨。惟懷德令臨淄。有惠政。民不忍殺。得全其生。可見種人之安插河北諸郡者。盡殲於貞祐時。蓋由種人與平民雜處。初則種人倚勢虐平民。後則平民報怨殺種人。此亦一代得失之林也。然金史絕不載此事。僅於張萬公傳中略見之。則知金史之缺漏多矣。又金末僉軍之弊。見劉祁歸潛志。金制每有征伐。輒下令僉軍。民家有數丁者。盡揀取無遺。貞祐初。有任子爲監當者。正赴吏部選。亦僉監官軍。其人訴於宰相僕散七斤。七斤怒。命左右以弓矢射之。已而上知其不可。乃止。元光末。備黃河。修潼關。又下令僉軍。祈之父劉元規。曾官戶部郎中。家居在籍。又監察御史。劉從益亦家居。俱選爲千戶。既立部曲。當以次相鈐束。後亦罷之。此可見衰世一切苟且之法也。

廿二史劄記卷二十九

元史

元起朔漠。本無文字。開國以後。又無有如金之完顏宗翰等能訪求先朝事蹟。是以記載寥寥。本紀贊所謂太祖奇勳偉績甚多。惜當時史官不備。失於記述也。直至世祖中統三年。始詔王鶚集廷臣商議史事。鶚請以先朝事付史館。鶚傳。至元十年。又敕翰林院採集累朝事蹟。以備纂輯。其後撒里蠻等進累朝實錄。帝曰。太宗事則然。睿宗少有可易者。定宗固日不暇給。憲宗事獨不能記憶耶。尙當詢之故老。又成宗時。兀都帶等進太宗、憲宗、世祖實錄。帝曰。忽都魯迷失。非昭睿順聖皇后所生。何爲亦稱公主。順聖太后崩時。裕宗已還自軍中。所記月日。亦先後差悞。本紀。此可見事後追述之舛漏也。其時內廷記載。又有所謂脫必赤顏者。仁宗常命譯出名曰聖武開天記。其後虞集總裁遼、金、宋、三史。因累朝故事有未備者。請以國書脫卜赤顏。即脫必赤顏。所修太祖以來事蹟。付出參訂。或謂脫卜赤顏。非可令外人傳者。遂止。是此本并未嘗傳出矣。今案金史世紀。敍先世事至盈一卷。而元史敍字端又兒以下十世。不過千餘字。可見國史院已無可徵。世祖以來。始有實錄。至元二年。敕儒士編修國史。五年。以和禮彥孫等充翰林待制兼起居注。即位。詔完澤監修世祖實錄。元貞七年。國史院進太祖、太宗、定宗、睿宗、憲宗、五朝實錄。武宗時。詔國史院纂修順宗、成宗、實錄。仁宗時。纂修武宗實錄。及累朝后妃功臣傳。俾百工各上事蹟。英宗時。詔修仁宗實錄。

錄及后妃功臣傳。泰定帝詔修英宗、顯宗實錄。文宗時又詔修英宗實錄。并具書倒刺沙款伏狀。順帝時詔修累朝實錄。及后妃功臣傳。以上皆見本紀。明初得元十三朝實錄。即據

以修輯。此元史底本也。然是時徐一夔致書王禕曰。史莫過於日麻。及起居注。元朝不置日麻。不設起居

注。獨中書置時政科。遣一文學掾掌之。以事付史館。及易一朝。則國史院即據以修實錄而已。元史姦臣

傳序亦云。舊史往往詳於記善。略於懲惡。蓋史官有所忌諱。而不敢直書故也。是元之實錄。已不足為信

史。修元史者。即據以成書。毋怪乎不協公論。史成後。即有朱右作拾遺。解縉作正誤。而縉致董倫書。并有

元史舛誤。承命改修之語。則明祖亦已知元史之未善。而有改修之命。今拾遺、正誤及縉所改修者。皆不

傳。殊可惜也。然元史大概亦尚完整。則以舊時纂修實錄者。多有熟於掌故之人。如董文用修國史。於祖

宗功德。近戚將相。家世勳伐。皆記憶貫串。史館有所考究。悉應之無遺。文用又拜住監修國史。將進仁宗

實錄。先一日詣院聽讀。首卷書大德十一年事。不書哈刺哈孫定策功。但書越王禿剌擒阿忽台事。拜住

曰。無左丞相。雖百越王何益。立命書之。拜住可見實錄亦自矜慎。其執筆撰述者。又多老於文學。如姚燧

為一代宗工。當時子孫欲敘述先德者。必得燧文始可傳信。不得者每以為恥。燧袁桷在詞林。凡勳臣碑

銘。多出其手。桷歐陽元擅古文。凡王公大臣墓隧之碑。得元文以為榮。片言隻字。人皆寶重。元而皆與纂

修實錄之列。善程鉅夫、鄧文原所修。順宗實錄。元明善所修。武宗實錄。元明善、蘇天爵所修。仁宗實錄。元

明善、廉惠山、海牙、曹文用所修。英宗實錄。曹文用、馬祖常、廉惠山、海牙所修。泰定帝實錄。成遵、王結、張起

巖、歐陽元所修。明宗實錄。成遵、謝端所修。文宗實錄。王結、張起巖、歐陽元、蘇天爵、成遵所修。寧宗實錄。張

起巖、歐陽元所修。明宗實錄。成遵、謝端所修。文宗實錄。王結、張起巖、歐陽元、蘇天爵、成遵所修。寧宗實錄。張

端所修，累朝后妃功臣傳，張起巖、楊宗瑞、揭傒斯、明初修史諸臣，卽抄撮成書。故諸列傳尙多老筆而無呂思誠、賈師泰、周伯琦等所修。以上俱見各本傳。明初修史諸臣，卽抄撮成書。故諸列傳尙多老筆而無釀詞。其天文、五行、諸志，則有郭守敬所創簡儀、仰儀、諸說、職官、兵刑、諸志。又有虞集等所修經世大典、水利、河渠諸志。則有郭守敬成法，及歐陽元、河防記，以爲據依。故一朝制度，亦頗詳贍。順帝一朝，雖無實錄，而事皆明初修史諸人所目擊，視記較切。故伯顏、太平、脫脫、哈麻、孛羅、察罕、擴廓等傳，功罪更爲分明。末造殉節諸人，則又有張翥所集忠義錄，以資記載。故一部全史，數月成書，亦尙首尾完具，不得概以疏略議之也。惟中葉以後，大都詳於文人，而略於種人，則以文人各有傳、誌之類存於世，而種人無之，故無從搜括耳。

案明洪武二年，得元十三朝實錄，命修元史。宋濂、王禕爲總裁。二月開局。八月成書。而順帝一朝，史猶未備。乃命儒士往北採遺事。明年二月，重開史局。六月，書成。今案元史列傳三十一、二卷，已載元末死事諸臣，秦不華、余闕等傳矣。乃三十三卷以後，又以開國時耶律楚材、劉秉忠、史天倪、張柔、張宏範等傳編入。幾於前後倒置。蓋三十二卷以前，係初次進呈。三十三卷以後，則第二次進呈者。諸臣以太祖威嚴，恐干煩瀆，遂不敢請將前後兩書重加編訂耳。時日迫促，舛漏自多。如孟珙、蒙達備錄，謂先有蒙古斯國，雄於北邊，後絕衰滅。達史有磨古斯國，蓋卽珙所稱蒙古斯、磨、蒙、聲相近也。又達史有阻卜會長磨古斯來侵，則磨古斯乃阻卜會長之名。成吉思起事，慕蒙爲雄國，乃改稱大蒙古國。此爲建國號之由，而本紀併不載。又顧寧人指出元史列傳第八之速

不台。卽第九之雪不台。第十八之完者都。卽二十卷之完者拔都。三十之石抹也先。卽三十九之石抹阿辛。益可見修史諸臣。但據各家誌錄家傳之類。隨得隨抄。不復彼此互對。則當日之草率致誤可知矣。至賈良伯死節。記謂余闕妻蔣氏從死。而元史闕傳作耶律卜氏。據張毅所記。耶律卜氏乃闕之妾。則元史竟以其妾當其妻。又翦勝野聞謂元江浙行省左丞周伯琦。被張士誠留於平江數年。士誠敗。明太祖以伯琦身爲大臣。而仕於張氏。遂誅之。今元史伯琦傳則謂士誠旣滅。伯琦歸鄱陽。卒。又與野史互異。此則未可據野史以駁正史者。蓋一代修史時。凡稗官叢說。無不搜集。其所棄而不取者。必其無所據依。今反捨其所棄者。以駁正史之訛。多見其不知量也。濂等修史。必進呈御覽。如果周伯琦爲明祖所殺。豈敢諱之以爲善終哉。閱元史者。不得概以舛誤疑之也。

金元二史不符處

金史。蒙古使唐慶至汴。飛虎軍申福。蔡元。擅殺之。是唐慶之死。由軍士擅殺。如宋獨松關守將張濡之殺廉希賢也。元史則謂太宗命慶往諭金主。黜帝號稱臣。金主不聽。慶以語侵之。金君臣遂謀害慶。夜半令人入館殺之。則慶之死。又是金主所使矣。案是時哀宗方以曹王訛可出質。求退兵。豈復敢殺使招釁。此必元人藉口以爲兵端也。元史李宗賢傳。攻河南。其渠魁強元帥者。以衆出奔。宗賢追及。降之。案金史。洛陽旣破。強伸復立軍府。與元兵力戰。此卽所謂強元帥也。然伸力戰被擒。後北兵語之曰。汝能一屈膝。卽

貸汝命。仲不從。持使北向。仲仍拘頭南向受刃。事見忠義傳。是其殉節最烈。而元史謂追及降之。實屬曲筆。又元史石抹阿辛傳。阿辛將黑軍。長驅擣汴州。入自仁和門。收圖籍。振旅而歸。案金史完顏養不傳。汴京之圍。哀宗以訛可出質。蒙古主卽還。使碎不斛等卽速不台圍守。未嘗攻破汴城。塔察兒與金人戰南薰門。亦未嘗破門而入。直至哀宗出走。明年。崔立以汴城降。蒙古兵始入。其先未嘗有攻破城門之事也。阿辛傳亦誤。又元史塔察兒傳。與金合達戰三峯山。敗之。明年壬辰三月。太宗班師。命偕速不台傳又作台圍汴。案金史合達、蒲阿二傳及元史睿宗圖類舊名拖雷傳。三峯山之戰。在壬辰正月。今敍於壬辰之前。作辛卯冬之事。塔察兒傳亦誤。金本紀。蔡州破。哀宗傳位於宗室承麟。自縊於幽蘭堂。承麟爲亂兵所殺。宋史亦同。元本紀則謂獲承麟殺之。所謂亂兵者。蓋卽蒙古兵也。

宋元二史不符處

元史本紀。至元十三年。淮西制置使夏貴。以淮西諸郡降。惟鎮巢軍復叛。貴遣使招之。守將洪福殺其使。貴親至城下。福始降。阿朮斬之。案宋史洪福附姜才傳後。福本夏貴家僮。積功爲鎮巢軍統制。貴招之降。不聽。元兵攻城。貴親往語福。欲單騎入城。福信之。門發而伏兵起。遂執福。福大罵貴不忠。以身南向受戮。是福之殉節。凜凜有生氣。而元史謂其降而又斬。實屬曲筆。又本紀至元十四年。攻重慶。都統趙安以城降。制置使張珪走。涪元帥張德潤以舟師邀之。珪遂降。案宋史珪傳。重慶陷。珪乘小舟走涪中。道斧其舟。

欲自沈舟人奪斧擲江中。珪又欲赴水死。家人挽持不得死。為鐵木兒追及。執送京。至西安。其友謂之曰。公盡忠一世。今縱得不死。欲何為哉。珪乃解弓絃自經死。是珪亦未嘗降也。而元史竟書曰降。亦屬曲筆。
案元史本紀。梅應春。本宋重慶制置使。為張珪所殺。至是應春子國賓詣闕訴冤。詔以珪付國賓使復父讐。珪時在京兆。聞之。自經死。此另是一說。然亦可見珪之未降也。如已降。則已為元臣。梅國賓敢請得而甘心乎。案宋史張珪傳。珪遣趙安破瀘州。神臂門執梅應春殺之。蓋本宋將降元。守瀘州而為珪所殺者。

金史當參觀元史

金史雖簡淨。然亦有不明析處。其敍蒙古兵。或曰大元兵。或曰北兵。或曰大兵。其將帥則曰北帥。或曰大帥。或曰北大帥。皆不著何人。蓋元人修金史。不便屢以本朝祖宗及將相行文。故多躐括其詞。然亦有不可通者。如訛可傳云。初大兵期以明年正月。合南北軍攻汴梁。故自將攻河中。所云大兵者。謂蒙古兵也。所云自將者。指何人耶。及觀元史。始知即太宗自將也。其自南而北來會者。則睿宗圖類也。太宗弟舊名拖雷。後追諡睿宗。是時圖類先入蜀。由宋武休關繞出唐鄧。以趨汴。而太宗在北。攻破河中。從白坡渡河會之。故有禹山三峯山等戰。金史亦不著拖雷名。既勝。遂趨汴。金哀宗以曹王訛可出質。太宗及圖類北歸。留大將速不台。塔察兒等圍守。金史圍汴之將。但有碎不。解而塔察兒等俱不著。是冬。哀宗出走。明年正月。至歸德。旋有蒲察官奴斫營之捷。金史官奴傳。謂官奴偽與蒙古將忒木禰相約。欲劫帝出降。因知其大將在王家寺。乃乘夜斫營。北軍大潰。溺死者三千人。所謂大將者。亦不著氏名。以元史藥直膺魯華傳證之。則大將乃撒吉思卜華也。撒吉思卜華追

金主於歸德駐營城北。左右皆水。金將官奴來斫營。腹背受敵。一軍皆沒。史天澤傳亦云。撒吉思卜華背水而營。天澤謂非駐兵之地。撒吉思卜華不聽。果全軍皆沒。是金史不明析處。必參觀於元史也。

元史自相岐互處

史天澤傳謂太宗三峯山戰勝後。卽北還。留睿宗類圖總兵圍汴。案塔察兒傳。太宗圍汴。金主以曹王訛可出質。太宗與睿宗還河北。睿宗傳亦云。太宗北還。住夏於官山。五月。太宗不豫。圖類禱於天地。太宗疾愈。圖類從之北還。是圖類與太宗同北歸。未嘗留圍汴京也。天澤傳誤。鄭鼎傳。鼎從憲宗征大理。由六盤山起行。山路險惡。嘗負憲宗以行。既至大理。擒其主。遂平之。案本紀。憲宗二年。命皇弟呼必賚卽世祖孫征大理。三年。平之。四年。還朝。是征大理者世祖。而非憲宗親行也。八年。憲宗自將伐宋。由西蜀入。九年。崩於釣魚山。是憲宗親征者蜀地。而非大理也。鼎傳何以云從憲宗征大理耶。案鼎傳。憲宗征大理。在庚戌歲。是時尚未登極。而世祖征大理。在壬子。癸丑。甲寅。三年。豈世祖未征之前。憲宗先已征之。卽位後又命世祖往征耶。然憲宗本紀所敍未卽位之前。如征欽察。征俄羅斯羅名幹等戰功甚多。如果征大理擒其主。豈不敍及。乃憲紀並無一字。而定宗紀後庚戌之歲。亦無遣莽賚卽憲宗孫征大理之事。則鼎傳所云。或是從世祖征大理。而以爲憲宗者誤。薛塔刺海傳。憲宗八年。從世祖攻釣魚山。苦竹崖。明年。憲宗崩於釣魚山。案憲宗親攻釣魚山時。世祖以皇弟別將兵攻鄂。未嘗在釣魚山也。薛塔刺海傳誤。按塔

哈傳

舊名阿塔海

宋殿帥張彥與都統劉師勇襲呂城。按塔哈輝圖舊名懷都擊之。斬彥。案輝圖傳。謂殿帥張彥安

撫劉師勇攻呂城。輝圖與戰。擒張殿帥。呼喇珠傳

舊名忽刺出

亦謂張殿帥攻呂城。呼喇珠與輝圖生擒之。宋

史。張彥被擒後。元人令其至常州城下招降。是張彥未嘗被殺也。按塔哈傳誤。托歡傳

舊名脫歡

進兵蘇州。

與宋軍戰。擒柳奉使。案伯顏傳

今名巴延

既克常州。師至無錫。宋將作監柳岳奉其國書。乞班師。請修歲幣。是

岳本奉使來也。且兵至平江。都統王邦傑通判王矩之。即以城降。並無交戰之事。托歡傳誤。董文炳傳。

宋將張世傑焦山戰敗。走入海。文炳舟小不能入海。乃還。案世傑戰敗。奔據鬪山。後由海道追二王於浙

東。專見世傑及劉國傑等傳。非由焦山卽入海也。文炳戰勝。率舟師。由江陰沿海趨澈浦。華亭亦未因舟

小而罷行。董文炳傳誤。唆都傳。至元十二年。建康降。唆都爲建康安撫使。攻平江。嘉興皆下之。帥舟師

會伯顏於皋亭山。案伯顏傳。是時兵分三道。阿剌罕由廣德進。董文炳以舟師沿海進。伯顏爲中道。由鎮

江進。先屠常州。以次下平江。嘉興。方至杭州。今乃云唆都先攻下平江。嘉興。再以舟師會伯顏於皋亭山。

亦誤。又唆都傳。至元二十三年。征交趾。唆都力戰死之。而亦里迷失傳云。從阿爾哈雅舊名阿里海牙唆都征

占城。戰失利。唆都死焉。則唆都又似死於占城者。考之占城傳。二十一年三月。唆都已自占城領兵回。則

其死在交趾無疑。亦里迷失傳誤。囊加歹傳。伯顏大軍至建康。帝召囊加歹赴闕。面陳形勢。遣還諭旨

於伯顏。謂北邊未靖。勿輕入敵境。而大軍已入平江矣。案伯顏傳。軍至建康。有詔時方暑。且緩進兵。伯顏

以機不可失。親赴闕面陳。八月還軍。十一月進兵屠常州。十二月次平江。都統王邦傑等出降。乃遣囊加歹同宋使柳岳至臨安諭降。是伯顏赴闕面奏。已定進兵之計。南還。卽率兵直進。囊加歹久在軍中。何得至平江時。尙有旨遣之來止兵耶。囊加歹傳誤。

又圖類傳。圖類攻金。欲假道於宋。由蜀渡漢江。繞出唐鄧。以趨汴。先遣搠不罕使宋。宋人殺之。圖類怒。乃分兵攻宋諸城堡。長驅入漢中。陷閬州。過南鄭。遂由金入房。乘騎浮渡漢水而北。是圖類之經宋境。由力戰而入也。而按竺邇傳。圖類由山南入金境。按竺邇爲先鋒。趣散關。宋人已燒絕棧道。宋制置使桂如淵守興元。按竺邇假道於如淵。曰。宋金世讎。今欲假道南鄭。由唐鄧以滅金。豈獨吾之利。亦宋之利也。如淵度我兵壓境。勢不徒還。遂遣人導我師。由武休關東抵鄧州而去。是蒙古假道。宋卽使人導之。未嘗戰也。二傳殊不相合。今案金史內族訛可傳。元兵謀取宋武休關。先破鳳翔。圖類分兵入散關。屠洋州。開生山。截焦崖。出武休東南。遂圍興元。分軍而西。西軍由別路入沔州。開魚鼈山。作筏渡嘉陵江。趣葭萌。至西水縣而還。東軍屯興元。洋州之間。遂趨饒峯。宋人棄關不守。大兵乃得入據。此則圖類兵原分兩路。其力戰於沔州等處者。西軍也。其過關徑入。不事爭鬪者。東軍也。兩傳各記所記。所以不同歟。

元史列傳詳記月日

以事繁日。以日繫月。以月繫年。此本紀體也。至列傳則往往視其事之大小繁簡。以爲詳略。不必拘拘於時日之細。惟元史則不然。中統以前。未有年號。則以甲乙紀歲。如張榮傳。乙未。金亡。戊戌。授懷遠將軍之類是也。中統以後。則以年號紀歲。如阿八赤傳。至元十八年。開運河。二十一年。調征東招討使。二十二年。授征東宣慰使之類是也。他如阿剌罕傳。土土哈傳。苦徹八都魯傳。忽蘭吉傳。賈塔刺渾傳也。蒲卜紺傳。趙阿哥潘傳。純只海傳。塔不已而傳。直脫而傳。忽刺赤傳。達理麻達識傳。耶律鑄傳。暢師文傳。張炤傳。莫不皆然。并有以月記者。如張榮傳。癸卯三月。陞輔國大將軍。甲辰二月。領蒙古漢軍。戊申九月。拒宋師於均州。阿塔海傳。至元九年五月。霖雨。宋夏貴乘淮漲來爭正陽。十二年十二月。師次建康之類是也。更有以日記者。如伯顏卽巴延傳。敍至元十一年取鄂州之事。十月。戊午。斬郢將趙文義。擒范興。甲子。次沙洋。乙丑。遣官招降守將王虎臣等。不應。遂攻獲之。丙寅。次新城。丁丑。呂文煥至城下招降。中飛矢奔還。戊辰。黃順降。己巳。任寧降。十一月。丙戌。次復州。乙未。次蔡店。丁酉。往漢口觀形勢。十二月。丙戌。次漢口。辛亥。自漢口開壩入淪河。壬子。戰艦畢至。癸丑。遣人招陽邏堡。不應。乙卯。遣阿里海牙攻之。潛令阿朮從上流渡江。丙辰。阿朮遣人報捷。丁巳。登武磯山。己未。次鄂州。庚申。張晏然等降是也。敍十三年取臨安降宋主之事。正月。己巳。次嘉興。癸酉。宋以宰臣陳宜中書來。乙亥。宜中又遣使來。辛巳。軍至崇德。壬午。次長安鎮。癸未。進軍臨平。甲申。次皋亭山。乙酉。至臨安。聞二王南走。遣兵邀之。丙戌。禁軍士毋入城。丁亥。遣人慰諭謝太

后。戊子。文天祥等來見。己丑。駐湖州市。庚寅。觀潮於浙江。辛卯。張宏範等以宋降表至。二月。丁酉。遣人徇未下州郡。辛丑。宋主率百官拜表降是也。又燕鐵木兒傳敘其拒戰上都兵之事。亦以日記。此雖近於記功簿籍。如李孟所謂謄寫吏牘者。李孟見揭傒斯所撰功臣傳曰是方可名史筆他人直謄寫吏牘耳然記事詳贍。使後世有所考究。屬史裁之正。固不必以文筆馳騁見長也。

元史又有不以甲乙記日。而但以一二數記者。如日本傳。至元十八年。征日本。六月入海。七月至平壺島。八月一日。風破舟。五日文虎等擇舟之堅好者遁歸。棄士卒十餘萬於山下。七日。日本人來。盡殺之。不殺者虜爲奴。占城傳。至元二十年。征占城。正月十五日。夜發舟。十七日。整兵進。十九日。國主遣使來降。二十日。兵至大洲。二十一日。入其城。二十二日。國主僞歸款而遁。以及爪哇等傳皆然。此雖非古法。亦較直捷。此篇人名俱照舊史。緣四庫書新改本。不易借觀也。

元史迴護處

元史亦多迴護處。非明初修史諸人爲之。著其善而諱其惡也。蓋元時所纂功臣等傳。本已如此。而修史者遂抄錄成篇耳。如阿爾哈雅傳。舊名阿里海牙。歷敘其戡定湖廣之功。而占降民爲私戶。及征占城失利等事。則概不敘入。其破潭州也。則曰。諸將請屠之。阿爾哈雅以數百萬生靈。若殺之。非主上諭。以曹彬不妄殺人之意。乃止。及其破靜江。則曰。阿爾哈雅以靜江民易叛。不重刑之。廣西諸州不服。乃悉坑之。是不屠既

見其好生之德。坑之又見其止殺之威。真所謂曲爲之說者。又崔彧奏阿爾哈雅掌兵民之權。子孫姻黨。分列權要。官吏出其門者十七八。其威權不在阿哈瑪特下。合馬宜罷職。阿爾哈雅傳亦不載。博果密

傳。舊名不忽木。土土哈求欽察之爲人奴者。增其軍而多取良民。中書僉省王遇改正之。土土哈遂誣奏。遇幾

得罪。賴博果密救之。而土土哈傳但云。欽察之自叛。所來歸者及散處安西郡王部下者。俱令土土哈統

之。而不言擾及平民之事。張柔從攻金蔡州。中流矢。宋將孟珙救之。挾柔以出。事見宋史孟珙傳。而柔傳

不載。嚴實自請攻衛州。與金伊喇富阿舊名移刺蒲阿遇於南門。適合達自北奄至。實兵敗。竟爲所執。史天倪率

壯士伏於延津。截其歸路。實乃得脫歸。事見史天倪傳。而嚴實傳竟不載。泰定帝既崩。文宗以雅克特穆

爾舊名燕鐵木兒之力。入京卽位。仿武宗、仁宗故事。遣使迎兄明宗於漠北。來繼大統。明宗遂稱帝於途。而立文

宗爲皇太子。皇太子出迎明宗於翁果察圖舊名王察爾之地。越三日。明宗崩。此固文宗及雅克特穆爾之弑

逆也。續綱目引胡粹中曰。聞之故老。雅克特穆爾奉上蠶綬。而明宗左右不爲禮。雅克特穆爾怒。且懼。既而帝暴崩。雅克特穆爾聞哭聲。奔入帳中。取寶璽挂文宗上馬。南馳。此蓋當時實事。乃明宗

文宗本紀僅書暴崩二字。並不著被害之迹。并稱皇太子入哭盡哀。雅克特穆爾以皇后命。奉皇帝寶授

皇太子登極。竟似授受得其正者。直至雅克特穆爾傳寧宗崩後。皇太后召明宗長子托歡特穆爾卽順帝

名妥歡帖穆爾於廣西。雅克特穆爾以明宗之崩。實與逆謀。恐帝追理前事。故遲留數月不立。於是明宗被害之

實。至此始一見。全部元史。只此一二語。此外紀傳並無有錯見其事者。順帝至元六年。追廢文宗廟主之

詔謂文宗躬逝之際。與伊魯布哈。舊名月魯不花阿哩雅。舊名也里牙呼棟阿。舊名明里董阿謀爲不軌。使我皇考飲恨上賓。是雖著明宗被害之迹。又不以坐雅克特穆爾之罪。非本傳中實與謀逆一語。雅克特穆爾不且漏網乎。北魏書體例。凡弑逆之事。雖本紀只書暴崩二字。而散見於各傳者必詳。茲何以諱之太深乎。許有壬因詔罷科舉。力爭以爲不當罷。不聽。明日宣詔。特令有壬爲班首以折之。侍御史普化謂有壬曰。參政可謂過河拆橋矣。有壬以爲大恥。此事詳於徹里帖木兒傳。而有壬傳不載。蘇天爵傳。後至元二年。朝廷庶務多所更張。天子圖治之意甚切。天爵知無不言。案順帝在位。惟耽樂之從。何曾有求治之意。亦譎語也。凡此蓋皆舊史原文。所謂詳於紀善略於懲惡者。惟葉李傳敘其立朝建白。居然一代正人。而傳末特載李滄劾其黨附桑哥一疏。謂人皆知桑哥用小人之罪。而不知葉李薦用桑哥之罪。此則善惡兩不相掩。所謂存是非之公者。又舒穆魯宜孫傳。舊名石抹宜孫以儒學副提舉劉基爲經歷。又辟胡深、葉琛、章溢、參其軍謀。案宋濂等修史時。劉基等方同在朝。而其先仕於元之處。直書不諱。此亦爲直筆。

又金與蒙古拒戰二十餘年。惟完顏陳和尚太昌原。倒迴谷。諸戰。以大捷著。其餘則每戰輒敗。哀宗正大八年。蒙古拖雷入饒風關。渡漢江而北。金完顏合達與移剌蒲阿。禦之於鄧州之禹山。金史合達傳。謂北兵小卻。二相。合達蒲阿輒以大捷告。其實虛張捷報。並非實事云。然據蒲阿傳敘此事。謂戰三交。北兵少退。向蒲阿後突之。爲蒲察定住所卻。北兵又擁高英軍。軍動。合達欲斬英。英復督兵力戰。北兵卻。又

擁樊澤軍合達斬一千夫長軍殊死鬪乃卻之北兵卽回陣南向來路是此戰亦實有卻敵之功不得謂全虛也元史拖雷傳亦謂十二月及金人戰禹山徯北以誘之徯北者蓋卽金史所謂北兵小卻也拖雷傳又云攻鄧州不下遂引而北別以三千騎命扎刺率之爲殿大霧迷失道爲金人所襲殺傷相當拖雷以扎刺失律罷之是蒙古軍亦未嘗無敗衄之處而金史反謂合達等虛張捷報此則元人修金史爲本朝迴護也及明修元史則記載具在是以據實書之耳

元史附傳有得失

按竺邇傳先世居雲中父黜公爲金羣牧使驅馬歸太祖終其官按竺邇幼孤育於外祖朮要甲家訛言爲趙因姓趙氏是旣詳其家世矣則其孫趙世延傳可不必再敘乃又云曾祖黜公爲金羣牧使太祖得其所牧馬黜公死之是黜公之死係殉節又與按竺邇傳異按竺邇幼育於外大父朮要甲訛爲趙家因氏爲趙焉蓋祖孫二人本各有一傳修史者並收之而不及刪其複處也月乃合傳其曾祖仕金爲馬步軍指揮以官爲氏因姓馬氏其傳末云會孫祖常博學能文鄉會試皆舉首由翰林拜監察御史直言忤上官去數年起爲翰林待制遷御史中丞卒諡文貞是祖常全傳已附於其祖傳內乃馬祖常又另有傳則月乃合傳後此段文字卽應刪卻而又仿之又直脫兒傳旣詳載其從子忽刺出而忽刺出又有傳杭忽思傳旣詳載其子阿塔出矣而阿塔出又有傳牀兀兒封句容郡王武宗紀旣以此事繫於至大三年仁宗紀延祐三年

又載此事。可見修史者之不暇。彼此訂正也。惟兀良合台傳詳載其子阿朮從征雲南交趾等功。而阿朮又另有傳。則專敘其滅宋勳績。一則代父立功。一則爲國出力。固不嫌其兩傳也。又察罕帖木兒傳後附其子擴廓帖木兒傳。擴廓在明史入羣雄中。而其人究爲元季一大關係之人。不得因其應入明史。遂不爲立傳。而係察罕之子。又不必另立一傳。故以其元季事迹附傳於父之後。而他日與明爭戰之事。則不書。此最爲位置得宜也。

元史補見夏金宋殉節諸臣

夏、金、宋皆滅於蒙古。夏無史。金、宋二史皆有忠義傳。載末造抗節死事之臣。然以元史核對。尙有未備者。今爲摘出。觀者可以覽焉。

李恆傳。元太祖攻西夏。有守兀納刺城者。夏主之子也。城陷不屈死。李恆卽其孫。

郭寶玉傳。從攻西夏。斬夏將佐里。

穆呼哩傳。舊名朮華黎。石天應擒送金驍將張鐵槍至。穆呼哩欲降之。張厲聲曰。我受金朝恩二十餘年。事

至此有死而已。穆呼哩義之。諸將怒其不屈。竟殺之。史樞傳鐵槍者名資祿。

黑馬傳。金武仙據真定。黑馬從孛魯討之。金將忽察虎以兵來援。爲黑馬所殺。

德海傳。攻金鄭州。殺金將左崇。

按竺邇傳。金亡後。金將郭斌尙保金蘭定會四州。按竺邇圍之。食盡。城陷。兵入城。斌手劍驅妻子聚一室。焚之。已而自投火中。有女奴自火中抱兒出。授人曰。將軍止此一兒。幸哀而收之。言畢。復赴火死。史天倪傳。金完顏合達陷於蒙古。遂降之。已而與監軍王守約連謀。越海歸金。天倪來追。殺守約。張榮傳。榮攻金沛縣。將唆蛾侯來擣營。榮追殺之。

趙宏偉傳。金亡。有總管王昌。張雲。又起兵。宏偉夜襲雲。斬其首。

紐璘傳。宋將蒲擇之來攻成都。紐璘敗之於靈泉山。擒宋將韓師勇。斬之。亦見石沫按只傳。

憲宗本紀。帝攻蜀苦竹隘。守將楊立出戰。兵敗被殺。先渡馬湖。獲宋將張實。實遁。既克苦竹隘。獲實支解之。進攻鵝頂堡。守將王佐死之。并誅佐子及徐昕等四十餘人。張德潤攻拔禮義城。殺宋宣撫使張資。

楊大淵。楊文安。二傳。記擒殺宋將尤多。大淵傳。攻禮義城。獲總管黃文才。路鈐。高坦之。攻通州。獲統制白繼源。戰巴渠。獲知軍范燮。統制魏興。路分黃。迪節幹。陳子潤。後謀知宋總統祁昌。由間道運糧來。乃率兵襲之。擒祁昌。

楊文安傳。得漢城之戰。擒宋將陳亮。攻開達。擒統制張剛。總管伏林。方富。攻金川。擒路鈐。趙貴等。略開州。獲統制陳德。副將劉安仁。掠達州。擒其將蒲德。范仲。王德。解明。周德新。王遷。王仁。袁宜。何世賢。楊普。

時仲、陳俊、滿桂、王順、王道、張俊、楊桂、蔡雲龍、李佺、李德、孫聰、張順、李貴、雍德、吳金、王元、閻國寶、張應庚、秦興祖、譚友孫、葉勝、鄭桂、莊俊、嚴貴、竇世忠、趙興、孫德、柳榮、趙威、趙章、韓明、王慶、攻梁山、擒部轄景福、攻小江口、擒總管李皋、花茂實、薛忠、攻紹慶、擒守將鮮龍、以上諸被擒者、其生死尙無明文、至如文安之攻奪金州、殺其將梁富、襲開州、宋將龐彥海投崖死、宋兵來救、又殺其將張德、攻梁山、殺守將王智、攻萬州、殺守將何威、又萬州守將上官夔拒守甚力、文安諭降不聽、踰月、拔其外城、夔猶不屈、文安盡銳攻城、破之、夔巷戰而死、宋六郡鎮撫使馬堃守咸洎、文安與之同鄉、諭降不從、乃力攻、斬關入、堃巷戰死、此十數將、則皆顯然盡力戰守被殺者、宋史無傳、以皆蜀將、

按竺邇傳、攻文州守將劉祿、數月不下、諜知城中無井、乃奪其汲道、攻陷其城、祿死之、案宋史忠義傳、聞而誤其名耳、

張庭瑞傳、宋兵圍虎嘯山、庭瑞出擊、殺其統制樂俊、雍貴、胡世雄等。

伯顏傳、元兵自郢順流而下、郢將趙文義、范興來追、伯顏手殺文義、又擒興殺之、至沙洋、以文義首招降王虎臣、王大用不應、攻獲之、并殺二將、又破陽邏堡、斬其將王達、既克臨安、以獨松關張濡殺奉使廉希賢、斬之。

李恆傳、攻陽邏堡、宋夏貴遣其子松來拒、恆射殺松。

阿塔赤傳。宋馮都統自真州率兵二千。船百艘。來襲瓜洲。爲阿塔赤所敗。馮都統赴水死。

阿剌罕傳。追襲宋嗣秀王趙與擇。斬其步帥觀察使高世遠。生擒與擇。斬之。宋史與擇有傳餘缺。

阿里海牙傳。破瓊州。執安撫使趙與珞。冉安國。黃之紀。皆裂殺之。宋史與珞有傳餘缺。

陵都傳。攻興化。獲宋將陳瓚。支解之。

懷都傳。攻樊城。斬宋將韓撥發。蔡路鈴。不著其名。

昂吉兒傳。文天祥起兵。舒民張德興應之。昂吉兒討殺德興。又趙孟溁亦同起兵。兵敗被殺。

烏古孫澤傳。文天祥開府有劍。守臣張清同起事。澤入戰殺清。

趙宏偉傳。天祥使羅開禮。葉良臣。謀復臨江。宏偉斬良臣。俘開禮。

高興傳。取婺州。擒宋將章焞。斬之。

朱國寶傳。宋亡。惟辰沅靖州未下。宋將李信。李發。據險固守。國寶擊擒之。張世傑挾二王入廣南。恩新

州人何華。張翼。起兵興復。國寶擊殺二將。

世祖紀。至元十五年。禿滿蒼兒攻克瀘州。斬宋將王世昌。李都統。東川副元帥張德潤。攻涪州。斬宋將

王明及其子忠訓。總轄韓文廣。張遇春。又湖南制置使張烈良。提刑劉應龍。與周隆。賀十二。起兵。行省

調兵往討。周隆。賀十二。被殺。烈良等逃入蠻洞。元兵襲之。二人皆戰死。

元人譯詔旨雅俗不同

忙哥撒兒傳。憲宗以其生前多所殺。及卒。人多騰謗言。特降詔於其子。今載傳中。乃全用尙書體。竟與宇文周詔書相似。此當時繙譯者之有意潤色。以爲典冊高文也。及秦定帝登極。一詔。則所譯全是俗語。無異村婦里老之言。而元史亦遂不加改潤。或有意存之。以見當時政體之陋耶。

元史人名不畫一

宋史兀良合禰。元史本紀作兀良合帶。本傳作兀良合台。阿海傳又作兀良合歹。金史完顏合達。元史雪不台傳作合鞬鞬。郭德海傳作哈達。李冶傳又作合答。金史移刺蒲阿。元史塔思傳作蒲瓦。德海傳又作蒲兀。金史完顏訛可獲賊。輒以火燒之。人呼爲草火訛可。元史塔思傳作完顏火燎。金史白撒。元史郭侃傳作伯撒。金史完顏承暉。元史本紀作完顏福興。以承暉本名福興也。耶律楚材及石抹明安傳。又作復興。此以金宋二史核對而不相符者也。修元史時。宋、遼、金三史已行世。竟不一互訂。已見草率。而元史中又自有歧互者。速不台已作雪不台。分爲兩傳。而按扎兒傳又作唆伯台。帝師八思巴有本傳。而本紀及阿尼哥傳作八合思。八薩理傳又作八哈思巴。和禮霍孫有本傳。而劉正傳作火魯霍孫。昂吉兒傳又作和魯火孫。塔察兒有本傳。而苦徹傳作塔塔兒。肖乃台有本傳。而史天澤傳作笑乃觥。王玉傳又作笑乃帶。宗王拔都罕見本紀。而忙哥撒兒傳作八都罕。一班珠尼河也。見本紀雪不台傳作班朱泥河。速哥傳又

號禿魯花。哈刺赤。世祖以哈班察善。擱馬乳。色清味美。因目其屬曰。哈刺赤。後其子土土。與魯赤。為奧罕。
見拜延傳。哈刺赤。哈請以所統哈刺赤。屯田畿內。送成軍名。又塔海。當世祖時。充哈刺赤。與魯赤。為奧罕。
魯千戶。奧魯。合必赤。車名。完前。者拔都領丞相。扎刺兒台。脫脫。蓋亦魯。族如怯薛之類。脫。速古兒赤。服。
御事者。傳亦力撒合。傅博羅。掌速古兒赤。舍兒別赤。伯都魯。倉樞密院事。領溫都赤。宿衛為溫都赤。直。
速古兒赤。又野仙。入宿衛。掌速古兒赤。舍兒別赤。伯都魯。倉樞密院事。領溫都赤。宿衛為溫都赤。直。
法里馬赤。見星吉傳。其祖父世事昔寶赤。亦軍名。阿沙不花。傳以千戶帥昔寶赤。軍從玉典赤。蓋執役。
許有壬言。今玉典赤。太醫。控鶴。皆入流品。何獨於舉子吝之。口兒吉之父。由貴赤。居世祖詔民之。蕩析離。
玉典赤。改為千戶。領阿速軍。見徹里帖木兒傳。又見百官志。係中書省。緣吏貴赤。居世祖詔民之。蕩析離。
善術者。萬餘人。充怯里馬赤。中書省。緣屬。
黃赤。見明安傳。怯里馬赤。見百官志。

金義宗

金主守緒在蔡州。城破自縊。羣臣哭臨畢。即諡曰哀宗。是日金亡。並未別加諡號。而元史雪不台傳。大兵攻汴。金義宗走衛州。又走歸德。走蔡州。又槩直脰魯華傳。金義宗在汴。勢力窮蹙。出奔。槩吉思魯華追躡之。遂據衛州。金義宗自黃陵岡謀復衛。不克。義宗奔歸德。又闕闕不花傳。攻壽州。以書喻城中。城中人感其意。以綵輿昇金公主送款。公主者。義宗之姑也。云云。是金哀宗又有義宗之諡矣。考宋史亦無此說。豈金亡後。元初追贈耶。

元建國號始用文義

三代以下建國號者。多以國邑舊名。王莽建號曰新。亦以初封新都侯故也。公孫述建號成家。亦以據成

都起事也。賈人李雄建號大成。蓋亦襲述舊稱也。金太祖始取義於金之堅固。遂不以國邑而以金爲號。案金志太祖以國產金且有金水源故稱大金然猶未用文義也。金末宣撫蒲鮮萬奴據遼東僭稱天王國號大真。始有以文義爲號者。元太祖本無國號。但稱蒙古。如遼之稱契丹也。世祖至元八年。因劉秉忠奏。始建國號曰大元。取大哉乾元之義。國號取文義自此始。其詔有曰。誕膺景命。必有美名。唐之爲言蕩也。虞之爲言樂也。馴至禹興而湯造。互名夏大以殷中。世降以還。事殊非古。稱秦稱漢者。著從初起之地名。曰隋曰唐者。卽因所封之爵邑。是皆徇百姓見聞之狃習。要一時經制之權宜。今特建國號曰大元。取易經乾元之義云。命世之君。創制顯庸。必有以新一代之耳目。而不肯因襲前代。此其一端也。然如唐之爲蕩。虞之爲樂。則五帝以來。原以文義建號。其說見尙書傳注及史記正義。

元諸帝多由大臣擁立

元世祖立皇太子珍戩。舊名詔曰。太祖皇帝遺訓。嫡子中有能繼統者。豫選定之。是用立太宗爲帝。自後因不顯立冢嫡。遂啓爭端。今以爾爲皇太子。特賜册命。是太宗以嫡子嗣服。本太祖有命。故太祖崩後。太宗雖統兵在萬里外。而母弟圖類。舊名監國。幾及一年。俟太宗歸。卽位。宗親將相皆無異言。及太宗崩。皇后尼瑪察氏。舊名稱制。立己子庫裕克。舊名爲帝。是爲定宗。定宗崩。無君者且三年。大臣烏蘭哈達。舊名兀良等定議。立太宗從子莽齊。舊名爲帝。是爲憲宗。是憲宗之立。由烏蘭哈達等之力也。本紀諸王巴圖穆格等議

立莽賽扣定宗后遣人來言曰昔太宗欲以皇孫賽勒們爲嗣諸王百官皆與聞之今欲議他屬置實勒們何地穆格曰太宗崩尼瑪察皇后立定宗已違太宗命矣今尙誰咎烏闐哈達曰巴圖之言是也莽賽扣聰明睿智宜爲君議遂定又孟薩喇傳先是大宗在帳殿莽賽扣侍側太宗撫之曰是可爲君又一日以特按豹皇孫實勒們曰積將安養太宗以爲有仁心亦曰是可爲君至是諸王議立憲宗或以實勒們爲言孟薩喇曰汝言誠是然先皇后立定宗時何以不言今諸王等亦違先帝遺言也由是憲宗之位遂定案巴圖穆格舊名拔都木哥實勒們舊名失烈門孟薩喇舊名忙哥撒兒此已啓大臣擁立之端世祖有鑒於此故預立珍戩爲皇太子其後珍戩早薨未及卽位世祖崩後成宗穆爾舊史名鐵方撫軍北邊以長幼而論則母兄晉王噶瑪拉麻刺當立而伊實特穆爾帖木兒昔時世祖曾以皇太子舊璽付之遂告晉王曰昔儲闈之璽既有所歸王爲宗盟長奚俟而不言晉王乃曰皇帝踐阼願北面事之於是成宗遂卽位是成宗之立由伊實特穆爾之力也成宗崩太子德壽先卒丞相阿固岱舊名阿忽台等欲奉皇后稱制以諸王阿南達舊名阿難答輔之丞相哈刺哈斯舊名哈刺哈孫則以武宗仁宗皆珍戩之孫理宜繼統而武宗方撫軍北邊仁宗亦在懷州乃先迎仁宗入京誅阿固岱等而趣武宗入卽位是武宗仁宗之相繼御極皆哈刺哈斯之力也仁宗旣爲帝立子英宗爲皇太子故英宗繼立之際朝臣亦無異言迨英宗爲特克實舊名鐵失所弑特克實卽遣使迎泰定帝入卽位是泰定帝之立由特克實之力也泰定帝崩於上都丞相都爾蘇舊名倒剌沙立其皇太子喇實晉巴舊名阿速吉八爲皇帝固亦父子相傳之正理而樞密使雅克特穆爾舊名燕木兒私念武宗舊恩欲立其子明宗文宗時明宗遠在沙漠文宗亦在江陵乃先迎文宗入卽位其時上都諸王方舉兵入討雅克特穆爾力戰勝之而文宗之立遂定及明宗歸

雅克特穆爾又害之於途。文宗旋復爲帝。是文宗之立。由雅克特穆爾之力也。厥後文宗、寧宗相繼崩。皇后布達實哩舊名卜答失里已遣人迎明宗長子托歡特穆爾即順帝入京。欲付以位。而雅克特穆爾不願。遂不得立。迨雅克特穆爾死。始立焉。倘不死。則順帝之立不立。尙未可知也。是則憲宗、成宗、武宗、仁宗、泰定帝、明宗、文宗皆大臣所立。此有元一代之大事也。案太祖崩後。無君者凡一年。定宗崩後。無君者且三年。成宗崩後。武宗、仁宗皆在遠方。亦年餘始得立。凡此新舊絕續之際。未嘗無疏屬庶孽如額爾布格舊名阿爾南達等從旁窺伺。然一、二大臣定議。卒歸於應立之人。蓋開國之初。風氣淳古。宗親將帥。推戴咸出於至公。故無悖常亂紀之事。迨特克實之弑立。雅克特穆爾之廢立。則全是權臣肆意妄行。大柄在手。莫敢誰何。遂任意易置。此可爲後世鑒也。昔唐代宦官權重。故穆宗以後。立君多由宦寺。元則大臣權重。故立君多由權臣。元史宦官傳序謂太祖選貴臣子弟給事左右。故宦官不能竊權。此固一、二代良法。而豈知大臣權力過甚。又足爲亂階。其禍較宦官更烈哉。

元宮中稱皇后者不一

西峯談話謂歷朝止一后。元時始有三宮之制。正后必鴻吉哩氏舊作宏吉刺氏。太祖時以其佐命功多。約世世爲婚姻。猶遼代之於蕭氏也。其餘兩宮。則采之他族。亦曰二宮皇后。三宮皇后。明朝仿之。雖不並稱皇后。而選一后必並立三宮。異日雖或別立皇貴妃。而初選之東西二宮。其尊如故云。案元代每朝稱皇后者。

實不止三宮。有至七八人數十人者。今據元史后妃表。太祖朝稱皇后者共二十三人。曰布爾特格勒津。

舊名索兒曰和拉袞。舊名忽魯渾曰果勒濟雅坦。舊名闊里桀坦曰托果斯。舊名脫忽思曰特默倫。舊名帖木倫曰額琳沁巴勒。

舊名亦憐曰巴延呼圖克。舊名不顏渾禿此七位為大鄂爾多。舊作幹耳朵言大行帳所在也。速制天子所居置

幹耳朵蓋即曰呼蘭。舊名忽蘭曰哈勒巴津。都名哈兒八真曰伊實珠沁。舊名亦乞刺真曰托歡徹爾。舊名脫忽茶兒此四位為第二

鄂爾多。曰伊蘇。舊名也速曰和拉哈刺。舊名忽魯渾曰阿齊蘭。舊名阿失倫曰圖勒古爾。舊名禿兒哈刺曰徹爾。舊名察兒曰阿實克

默色。舊名阿昔迷失曰鄂勒哲呼圖克。舊名完忽都此七位為第三鄂爾多。曰伊蘇肯。舊名也速干曰環塔噶。舊名忽魯渾曰哈

達。舊名哈答曰鄂勒哲和斯。舊名幹者忽思曰雅爾。舊名燕里此五位為第四鄂爾多。金宣宗請和以衛紹王公主歸於太

祖。是為公主皇后。見金史此又一后也。太宗朝稱皇后者有巴喇噶沁皇后。舊名學刺合真昂輝二皇后。舊名昂灰克勒

奇庫塔納三皇后。舊名乞里吉思帖尼又有塔納奇納六皇后。舊名禿奇納定宗皇后。惟烏拉海額實。舊名斡兀立海迷失一人。憲

宗朝稱皇后者五人。曰呼爾察。舊名火里差曰呼圖克。舊名忽台曰約索爾。舊名也速兒曰楚巴。舊名出卑曰奔賚呼圖克。舊名

明里忽魯世祖朝稱皇后者八人。曰圖古哩克大皇后。舊名帖古倫為大鄂爾多。次曰徹伯爾。舊名察必曰諾爾布。舊名

南必為第二鄂爾多。曰塔喇海。舊名塔海曰諾木歡。舊名奴罕為第三鄂爾多。曰巴延烏真。舊名伯要兀真曰庫庫倫。舊名闊

為第四鄂爾多。又有蘇哈達實皇后。舊名速哥答恩後常世守世祖之鄂爾多者。成宗朝稱皇后者曰布爾罕。舊名

卜魯罕曰克勒奇庫塔納。舊名乞里吉忽帖尼其元妃實里達囉。舊名失憐答里以早薨。故不稱后。至大中始追諡。武宗朝稱

皇后者三人曰珍格舊名曰蘇喀實哩舊名速曰鄂勒哲舊名完其明宗母伊奇哩氏舊作亦文宗母唐

古氏舊作唐兀氏本皆妃子不稱后後因子為帝始追諡仁宗朝稱皇后者二人曰阿南達實哩曰達爾瑪實

哩舊名答里麻失里英宗朝稱皇后者三人曰蘇喀巴拉舊名速哥八刺曰雅本呼圖克魯舊名牙八曰多爾濟巴勒舊名

只班兒秦定帝朝稱皇后者十人曰巴拜哈斯舊名八不罕曰額琳沁巴勒舊名亦憐曰呼喇舊名曰伊蘇舊名

曰薩都巴拉舊名撒答八刺曰布延庫哩百額實舊名卜顏怯里迷失曰實喇特穆爾舊名失里帖木兒曰塔納舊名曰巴罕舊名

曰蘇喀達喇舊名速哥答里明宗朝稱皇后者七人曰溫綽歡舊名按出罕曰伊埒實克舊名月魯沙曰布顏呼圖舊名

曰班布爾實舊名八不沙曰伊蘇舊名野蘇曰托果斯舊名忽思脫文宗朝皇后惟布達實哩舊名卜一人寧宗皇后惟

塔哩雅圖默色舊名答里忒迷失順帝朝稱皇后者曰喇特納實哩舊名納蒼失里曰巴延呼圖克舊名伯顏忽都曰鄂勒哲呼

圖克舊名高麗人奇氏可見元代每帝皇后本無定數西峯所云三宮之制猶未為得實也然細考元史及

經世大典諸書則並稱皇后中嫡庶仍自有別如太祖之布爾特格勒津則稱大皇后太宗之巴喇噶沁

則稱正宮皇后世祖之圖古哩克亦稱大皇后順帝之巴顏呼圖克皇后死奇皇后見其衣服敝陋笑曰

正宮皇后何至服御如此又至正二十五年詔立次皇后奇氏為皇后改奇氏為肅良合氏又別的因傳

幼從祖母康里氏在三皇后宮是同稱皇后又有正宮及大皇后次皇后三皇后之分也正宮皇后必有

冊寶其餘則無元史表志后妃傳可證

元帝子稱太子者不一

古來儲君始稱太子。元制則帝子多以太子稱。不必繼體也。元史宗室世系表太祖六子。長卓沁太子。舊名赤次察罕台太子。舊名察罕次太宗皇帝。次圖類。舊名拖雷次五烏拉齊。舊名兀魯赤無嗣。次六科爾噶太子。舊名闊烈堅。太宗七子。長定宗。次庫騰太子。舊名闊端次庫春太子。舊名闊出其餘俱稱大王。定宗三子。惟諾果。舊名闊忽稱太子。餘稱大王。世祖立珍噶。舊名真金爲皇太子。餘俱稱王。泰定帝四子。皇太子阿爾濟雅巴。舊名阿剌吉八之外。又有錫錫太子。舊名小薛允丹藏布太子。舊名丹藏卜文宗三子。皇太子喇特納達喇之外。舊名阿剌吉餘爲雅克特古斯太子。舊名燕帖古思太平納太子。更以諸傳考之。艾穆傳。從四太子南伐。謂圖類也。按扎兒傳。帝率皇弟四太子征潞州。亦謂圖類也。高諾爾傳。舊名高闊兒從庫春。舊名闊出太子出征。其子元長。又從太子托歡。舊名脫歡征交趾。蘇克速哥傳。其子長罕。王呂從兀魯赤太子出征。脫忽憐傳。從噶瑪拉太子。舊名甘麻刺征海都。諸所謂太子者。皆非儲君也。可見是時皇子通稱太子。更以表傳參證之。大概國初時正宮皇后所生。雖非冢嫡。亦稱太子。其餘則稱王。中葉以後。則非正宮所生。亦稱太子。而命爲繼體者。則稱皇太子。

元帝后皆不諱名

元代帝后生前皆無徽稱。臣下得直呼其名。蓋國俗瀟樸。無中國繁文也。莽賈扣殂於蜀。舊名蒙哥郝經上世祖書。謂蒙哥罕無故進兵於蜀。今已崩逝。大王宜迎蒙哥罕靈輿。收皇帝璽。蒙哥。卽憲宗也。其時尚未有

諡號。故臣下皆以名呼。曹元用傳。累朝皇后。既崩者。未有諡號。猶各以名呼之。元用言。后為天下母。豈可名呼。又遼魯曾傳。時以武宗皇后珍格舊名無子。欲以明宗母文宗母配享。魯曾曰。珍格皇后。在武宗朝。已膺玉册。安得不為立主配食。是臣下稱皇后。亦呼其名也。又世祖太子珍戩舊名。順帝忽都皇后生子。亦名珍戩。尤覺太無忌諱。案北俗本無諱名之例。遼興宗時。蕭罕嘉努疏言。太祖之考夷裔。蓋北俗淳朴。本不諱名也。

元封子弟駙馬於各部

元太祖太宗征討諸國。得一地。即封子弟一人鎮之。亦有封及駙馬者。如太祖子卓沁北分封西北。其地極遠。去京師數萬里。驛騎急行。二百餘日方至。又賜按陳以可木兒温都兒等地。賜火忽以哈老温等地。憲宗之立。諸王來會者。西方有伯爾克托噶特穆爾兒哥脫哈帖木兒等舊作別兒哥。東方有伊克托歡伊遜克阿齊台塔齊爾伯勒格台等。舊作也古脫忽亦孫哥按皆太祖太宗子孫分封於外者也。憲宗又分遷諸王於各部。如格丹舊名分於巴實伯里舊名蔑里舊名分於雅爾達實河舊作葉兒海都分於哈里雅爾舊作海伯爾克舊名分於庫爾哲舊作曲托克托舊名分於額密埒舊作此皆見於元史者。而明史外國傳。又記哈密則威武王納忽里封地也。西寧則駙馬章古封地也。哈梅里則諸王納失里封地也。撒馬兒罕則駙馬帖木兒封地也。別失八里則諸王合丹封地也。蓋其宗親已徧於朔漠矣。及取中原後。諸王之分封於外者。又各予以內地分邑。如漢唐食邑之制。所收之賦。曰五戶絲。每五戶出絲一斤。

以供其俸。先是太祖欲以諸州民戶分賜諸王。貴戚耶律楚材以爲不便。乃命各位下止設達魯噶齊。達魯花赤謂掌印官也。而朝廷置官吏收其租稅以給之。其後世祖平宋後亦仿此例以給諸王。如安遠王分邑隸建寧者七縣。隸汀州者三縣。聽其自置達魯噶齊是也。成宗賜晉王也。孫鐵木兒南鄭縣六萬五千戶。世里寧德縣忽都魯之子南安縣愛牙赤之子光澤縣各一萬三千六百有四百。又賜湘寧海都封於哈里王迭里哥兒湘鄉縣六萬五千戶。而諸王分地則以流官爲達魯噶齊。各位所置者爲副。海都封於哈里雅爾而內地亦有食邑。海都叛後不復給。海都死其子察八兒窮蹙來降。世祖先有旨諸王皆太祖子孫其分地應得之五戶絲藏之。俟彼來降賜之。至是仍以賜察八兒。元之待宗親可謂厚矣。明史謂元太祖平西域封子弟爲王。元亡各自割據不相統屬。然其子孫散布於西北者甚多。故中原雖失而塞外苗裔仍不絕。此一代封建之制所以爲後嗣計者至深遠也。

元代叛王

元封諸王於西北。固收宗支蕃衍之效。然多有據地叛亂者。其見於本紀者。世祖時諸王乃顏反。帝自將討擒之。已而其黨哈丹禿魯又叛。再出師敗之。而諸王中有海都者。尤強盛。屢稱兵內犯。詔以安童佐皇子北平王。那不鎮北邊。諸王昔里吉劫北平王。拘安童。魯宗王以叛。帝命伯顏討之。雖敗其兵。而海都仍逸去。故常命皇子鎮北邊以備之。成宗及晉王武宗爲皇子時。皆守邊十餘年。未嘗帖服也。此外見於各列傳者。土土哈傳有叛王脫脫木失烈吉及鐵哥。皆爲土土哈所敗。又擒叛王哈兒魯。誅叛王兀塔海。又

敗叛王火魯哈孫於兀魯灰之地。夜渡貴烈河。敗叛王哈丹。又阿沙不花傳有叛王納牙等爲阿沙不花所敗。伯顏傳有諸王明里鐵木兒從海都叛。伯顏以書喻之。明里鐵木兒感泣來歸。阿朮傳有叛王昔刺木爲阿朮所敗。阿刺罕傳有世祖母弟阿里不哥構兵。塔出傳有叛王曲迭兒爲塔出所敗。暗伯傳有叛王哈魯爲暗伯所擒。昔班傳有火和大王叛。爲昔班所敗。玉哇失傳有諸王和林及失刺等叛。麥里傳有諸王霍忽叛。掠河西。麥里擊敗之。忽林出傳有叛王幹羅斯等。爲忽林出所敗。失刺拔都兒傳有叛王脫脫。爲失刺拔都兒所擒。洪重喜傳有叛王八刺哈赤。爲重喜所敗。劉國傑傳有諸王脫脫木反。國傑襲敗之。孔元傳有叛王失里木等。元出兵敗之於兀速洋。劉哈刺八都魯傳有叛王昔里吉及脫忽。皆戰敗被擒。蓋卽劫北平王者。汪惟正傳有叛王土魯叛。據六盤山。爲惟正所擒。忙哥撒兒傳有叛王察哈台。爲忙哥撒兒所誅。鐵哥傳有叛王塔不台月。赤察傳有叛王滅里鐵木兒。屯於金山。武宗爲皇子鎮北邊時。出其不意。以師壓之。滅里乃降。成宗元貞二年。猶有諸王都哇。徹徹禿。潛師襲火兒哈禿之地。又叛王禿麥幹魯思等犯邊。直至元貞九年。海都子察八兒及都哇明里帖木兒等相聚謀曰。昔我太祖艱難。以成帝業。我子孫乃自相殘殺。是隳祖宗之業也。今鎮邊者。皆吾世祖之孫。吾與誰爭哉。不若遣使請命罷兵。通一家之好。乃遣使來。帝許之。於是諸王皆罷兵入朝。林兀兒傳。諸王入朝大宴時。脫脫卽席陳西北諸王始終離合之迹。去逆效順之義。聽者傾服。脫脫傳。此元一代分封諸王得失之林也。王思廉傳。帝親征乃顏時。思廉謂段

貞曰。諸王反。由地大故也。漢量錯削地之議。實爲良圖。貞以聞。帝嘉之。其博羅歡亦謂太祖分封諸王。其地與戶。以二十分爲率。忙兀兀魯。扎刺兒。宏吉利。亦其列思。五部共得十一。乃顏獨得其九。故最強。然則衆建而分其勢。又析圭分土時所當早計歟。

各朝國書

後魏太武帝造新書千餘。詔曰。在昔帝軒轅。勗製造物。乃命倉頡。因鳥獸之迹。以立文字。自茲以降。隨時改作。故篆、隸、草、楷。並行於世。然經歷久遠。傳習多失其真。非所以示軌則於來世也。今制定文字。世所用者。願下遠近。永爲楷式。天興四年。又集博士儒生。比衆經文字。義類相從。凡四萬餘字。號曰衆文經。是皆因書籍文字。傳寫訛謬。特爲棊正。以昭畫一。使天下通行。而非另創一體。以便其國俗所用也。自遼太祖始造契丹字。而夏、金、元以來。遂仿之。各有國書。今摘敘於後。遼史神冊五年。春。始製契丹大字。案陶宗儀書史會要云。遼太祖用漢人教以隸書之半。增損之。製契丹字數千。以代刻木。又永樂大典引紀異錄云。渤海旣平。乃製契丹大字三千餘言。則製字應在天顯元年也。趙元昊自制蕃書。命野利仁榮演繹之。成十二卷。字形體方整。類八分。而書頗重複。教國人紀事用蕃書。又繹孝經。爾雅。四言雜字。爲蕃語。完顏希尹傳。女直初無文字。及獲契丹漢人。始通契丹漢字。金主遂命古神舊史名依倣漢人楷字。因契丹字制度。合本國語。製女直字行之。後又製女直小字。謂古神所製爲大字云。縮達傳。是時女直字。設學校。命訛離刺等教之。其後

納合椿年。紇石烈良弼皆由此致相位。而溫罕締達最號精深。

元史世祖始命西僧帕克斯巴舊史名八巴思製蒙古新字。詔曰：我國家肇基

朔方。制用文字。皆取漢楷及輝和字。以達本朝之言。考諸遼、金、及遐方諸國。例各有字。今命國師帕克斯

巴創蒙古新字。頒行諸路。譯寫一切文字。期於順言達事而已。號帕克斯巴爲大寶法王。其字凡千餘。大

要以諸聲爲主。

世祖以國師西番人。言語不通。命迦魯納答思從國師習其法。及言與字。期年皆通。以畏吾字譯西天西番。經論此蓋未製蒙古字以前。猶借用畏吾字也。

廿二史劄記卷三十

元初用兵多有天助

元太宗時使皇子蒙哥今名莽贊征欽察其酋八赤蠻逃於海島蒙哥亟進師適大風刮海水去甚淺可渡蒙哥喜曰此天開道也進擒八赤蠻囚之八赤蠻曰水迴期且至宜早還蒙哥卽班師而水已至後軍有浮渡者見憲宗紀太宗又使弟拖雷入宋武休關渡漢江而北至禹山金完顏合達等拒戰北兵襲之金恆山公武仙一軍殊死鬪北騎退走追奔之際忽大霧四塞合達命收軍頃之霧散乃前則前有一大澗闊數里非此霧則北兵人馬滿中矣金史完顏合達傳憲宗卽位之八年二月伐宋師次於河適河冰合以土覆之遂渡憲宗紀世祖時遣伯顏今名巴延伐宋軍至錢塘江觀潮遂駐沙岸杭人方以爲潮至當盡溺乃潮不至者二日伯顏傳可見興王之運山川效靈也

元世祖嗜利黷武

元世祖混一天下定官制立紀綱兼能聽劉秉忠姚樞許衡等之言留意治道固屬開國英主然其嗜利黷武之心則根於天性終其身未嘗稍變元史紀傳所載可見也中統三年卽以財賦之任委阿合馬與鐵冶增鹽稅小有成效拜平章中書政事又立制國用司以阿合馬領使事已復罷制國用司立尙書省

以阿合馬平章尙書省事。奏括天下戶口。下至藥材。榷茶。亦纖屑不遺。其所設施。專以掎克斂財爲事。史天澤、安童等爭之。崔斌等劾之。皆不能勝。以理算陷江淮行省平章阿里伯、右丞燕鐵木兒於死。有秦長卿者。欲發其奸。反爲所噬。斃於獄。擢用私人。不由部選。以其子忽辛及抹速忽分據財賦重地。並援引奸黨郝禎、耿仁等驟陞同列。陰與交通。專事蒙蔽。逋賦不蠲。征斂愈急。內通貨賄。外示刑威。天下之人。無不思食其肉。有益都千戶王著發義憤。擊殺之。阿合馬之奸始上聞。雖命剖棺戮屍。而流毒海內。已二十年矣。阿合馬既死。又用盧世榮。亦以增多歲入爲能。鹽鐵、榷酤、商稅、田課。凡可以罔利者。益務搜括。奏用阿合馬之黨。皆列要職。凡肆惡二年。御史大夫玉速帖木兒盡發其奸。始詔誅之。未幾。又用桑哥。再立尙書省。改行中書爲行尙書省。六部爲尙書六部。恃其得君。嘗拳毆參政楊寬、郭佑。及臺吏王良弼。皆誣奏至死。遂以丞相領尙書兼統制使。以沙不丁爲江淮左丞。烏馬兒爲參政。奏遣忻都、阿散等十二人。理算六省錢穀。天下騷然。佞諛者方爲之請。立碑記功。桑哥又奏答監察御史四人。自後御史入省部。掾令史皆與抗禮。臺綱盡廢。銓調內外官。宣敕亦付尙書。由是以刑爵爲販賣。自至元二十四年至二十八年。爲也先帖木兒所劾。始伏誅。統計帝在位三十餘年。幾與此三人者相爲終始。此其嗜利貪得。牢固而不可破也。自高麗臣服。卽招諭日本。日本不通。先平耽羅。繼而有事於南宋。攻襄樊。攻涪淪。以至下江淮。降宋主。追二王於閩廣。先後凡十餘年。甫訖事。又議征日本。命阿塔海、范文虎、忻都、洪茶邱等率兵十萬出海。颶

風破舟。文虎等擇舟之堅好者先歸。盡棄其兵於山島。日本兵來。凡蒙古、高麗人盡殺。謂新附軍爲唐人。不殺而奴之。其得脫歸。僅于閻等三人。帝大怒。欲再征日本。遣王積翁先往招諭。爲舟人殺於途。始終不得要領。乃止。而其時又興安南之役。占城之役。緬國之役。瓜哇之役。安南凡三征。其國王陳日煊父子。終逃匿不獲。最後師還。幾爲所邀截。從間道始得歸。緬國凡兩征。亦喪師七千。僅取其成。其征占城也。舟爲風濤所碎者十之七八。至岸者攻克其木城。而國主已逃。官軍深入。亦爲所截。力戰得歸。其征瓜哇也。初至。戰屢捷。爲所紿。遣使入諭。其國主殺使而逃。亦不得其要領。遂旋師。統計中統至元三十餘年。無歲不用兵。當其初視宋爲敵國。恐不能必克。尙有慎重之意。遣使議和。及既平宋。遂視戰勝攻取爲常事。幾欲盡天所覆。悉主悉臣。以稱雄於千古。甫定域中。卽規海外。初以驕兵圖勝。繼以憤兵致敗。猶不覺悟。思再奮天威。迄崩而後止。此其好大喜功。窮兵黷武。至老而不悔者也。由是二者觀之。內用聚斂之臣。視民財如土苴。外興無名之師。戕民命如草芥。以常理而論。有一於此。卽足以喪國亡身。乃是時雖民不聊生。反者數十百起。而終能以次平定。蓋興王之運。所謂氣盛而物之小大畢浮。故恣其所爲。而不至傾覆。始知三代以下。國之興亡。全繫天命。非必有道者得天下。無道者失天下也。

案元自太祖起兵。滅國四十。降西夏。取金中都。又攻西域。至東印度國。遇角端始還。太宗繼之。滅金。侵宋。西征欽察。去中國三萬餘里。迨憲宗又命世祖征大理。兀良合台征交趾。至世祖時。用兵已四十餘。

年世祖卽位。又攻討三十餘年。自古用兵未有如是久者。

元諸帝多不習漢文

元起朔方。本有語無字。太祖以來。但借用畏吾字以通文檄。世祖始用西僧八思巴造蒙古字。然於漢文則未習也。元史本紀。至元二十三年。翰林承旨撒里蠻言。國史院纂修太祖累朝實錄。請先以畏吾字繙譯進讀。再付纂定。元貞二年。兀都帶等進所譯太宗、憲宗、世祖實錄。是皆以國書進呈也。其散見於他傳者。世祖問徐世隆以堯舜禹湯爲君之道。世隆取書傳以對。帝喜曰。汝爲朕直解進讀書。成令翰林承旨安藏譯寫以進。曹元用奉旨譯唐貞觀政要爲國語。元明善奉武宗詔。節尙書經文。譯其關於政事者。乃舉文陸同譯。每進一篇。帝必稱善。虞集在經筵。取經史中有益於治道者。用國語、漢文兩進讀。譯潤之際。務爲明白。數日乃成一篇。馬祖常亦譯皇圖大訓以進。皆見各本傳是凡進呈文字。必皆譯以國書。可知諸帝皆不習漢文也。惟裕宗爲太子時。早從姚樞、竇默受孝經。及長。則侍經幄者如王恂、白棟、李謙、宋道等。皆長在東宮。備諮訪。中庶子伯必以其子阿八赤入見太子。諭令入學。伯必卽令入蒙古學。逾年再見。問所讀何書。以蒙古書對。太子曰。我命汝學漢人文字耳。此可見裕宗之留心學問。然未卽位薨。以後如仁宗最能親儒重道。然有人進大學衍義者。命詹事王約等節而譯之。則其於漢文蓋亦不甚深貫。至朝廷大臣亦多用蒙古勳舊。罕有留意儒學者。世祖時尙書留夢炎等奏江淮行省無一人通文墨者。乃以崔彧

爲江淮行省左丞。或傳李元禮諫太后不當幸五臺。帝大怒。令丞相完澤。不忽木等鞫問。不忽木以國語譯而讀之。完澤曰。吾意亦如此。是不惟帝王不習漢文。卽大臣中習漢文者亦少也。如小雲石海牙。孛朮魯。獅。陵。薩都刺等。固當爲翹楚矣。

元初郊廟不親祀

元太祖以來。無郊廟親祀之禮。惟割牲奠馬。渾以蒙古巫祝致詞而已。世祖始設神主於中書省。用樂遣官致祭。已從中書省遷神主於聖安寺。中統四年。始詔建太廟於燕京。遷神主奉之。而規制未備。至元十四年。太廟成。然成宗初。有司造世祖皇后玉冊成。請納諸各室。帝曰。親享之禮。祖宗未嘗舉行。其以冊來。朕躬祀之。本紀是成宗以前無此禮也。武宗至大元年。以受尊號。始躬謝太廟。而時享尙未親祀。至大二年。尙書省及太常奏南郊之禮。已行而未備。北郊之禮。尙未舉行。今年冬至。祀天南郊。請以太祖配。明年夏至祀地。請以世祖配。從之。本紀然考是年初未有親郊之事也。迨至大三年冬。始有事於南郊。尊太祖配天。英宗至治元年。丞相拜珠舊名拜住奏。自至元十四年始。建太廟於大都。至今四十年來。未嘗親享。帝悅曰。朕能行之。乃敕有司定儀制。是冬始有事於太廟。帝服通天冠。絳紗袍。出崇天門行事。至仁宗太室。卽流涕。左右感動。詔曰。一歲惟四祀。使人代之。實所未安。歲必親祀。以終朕身。見本紀及拜珠傳此親祀太廟之始也。而南郊仍未親享。泰定帝時。趙師魯疏請親祀郊廟。帝曰。朕遵世祖舊制。其命大臣代之。是不惟南郊不親

享。卽太廟亦仍不親祭矣。本紀及師魯傳文宗至順元年始服大裘袞冕。親祀天於南郊。順帝至元五年親裸太室。至正元年又服袞冕祭太廟。至寧宗室問曰。朕寧宗兄也。當拜否。太常博士劉聞對曰。春秋魯閔公爲君時。僖公尙爲臣。僖公卽位未聞不拜。帝乃拜。是月亦親祀上帝於南郊。本紀統有元一代親祀太廟。親享上帝。惟武宗、英宗、文宗、順帝四君而已。

元制百官皆蒙古人爲之長

元世祖定制。總政務者曰中書省。秉兵柄者曰樞密院。司黜陟者曰御史臺。其次在內者。有寺。有監。有衛。有府。在外者。有行省。行臺。宣慰司使。廉訪使。其牧民者曰路。曰府。曰州。曰縣。官有常職。位有常員。其長皆以蒙古人爲之。而漢人、南人、貳焉。元史百官志序故一代之制。未有漢人、南人爲正官者。中書省爲政本之地。太祖、太宗時。以契丹人耶律楚材爲中書令。宏州人楊惟中繼之。楚材子鑄亦爲左丞相。元制尙右此在未定制以前。至世祖時。惟史天澤以元勳宿望。爲中書右丞相。仁宗時欲以回回人哈散爲相。哈散以故事丞相必用蒙古勳舊。故力辭。帝乃以伯蒼沙爲右丞相。哈散爲左丞相。太平本姓賀名惟一。順帝欲以爲御史大夫。故事臺端非國姓不授。惟一固辭。帝乃改其姓名曰太平。後仕至中書省左丞相。終元之世。非蒙古而爲丞相者。止此三人。哈散尙係回回人。其漢人止史天澤、賀惟一耳。丞相之下。有平章政事。有左右丞。先有右丞二員。而無左後以崔彥言始設左丞。故漢人亦得居之。如趙世延本蒙古族。延祐元年。有參知省臣奏參政用儒者。世延其人也。帝曰。世延雍古氏。非漢人。其署宜居右。可見漢人不得居右。

政事則漢人亦得爲之。如王文統、李孟俱爲平章。許衡、姚樞、張文謙俱爲左丞。其時亦稱宰執。如王文統爲平章。竇默曰：此人心術不正，不可爲宰相。是也。成宗欲以宦

者李邦寧爲行省平章。辭曰：臣奄廕餘生，何堪當宰相之任。然中葉後，漢人爲之者亦少。順帝紀：至正十三年，始詔南人有才學者，依

世祖舊制，中書省、樞密院、御史臺皆用之。是時江淮兵起，故以是收拾人心。然亦可見久不用南人。至是

始特下詔也。韓元善傳：順帝時，丞相托克托奏事內庭，以事關兵機，而元善及參知政事韓鏞皆漢人，使退避勿與俱，則雖參用漢人而樞密仍不得與也。鄭鼎傳：鼎子制宜爲

樞密院判官，車駕幸上都，舊制樞密院官從行，歲留一人司本院事。漢人不得與，至是以屬制宜。制宜力辭，

帝曰：汝豈漢人比耶？竟留之。可見樞密屬僚掌權之處，漢人亦不得與也。御史大夫，非國姓不授。既見太

平傳，而世祖初命程鉅夫爲御史中丞，臺臣言鉅夫南人，不宜用。帝曰：汝未用南人，何以知南人不可用。

自今省、部、臺、院必參用南人。鉅夫傳：可見未下詔以前，御史中丞之職，漢人亦不得居也。中書省分設於外

者，曰行省。初本不設丞相，後以和林等處多勳戚行省，官輕不足以鎮之，乃設丞相，而他處行省遂皆設

焉。董文用傳：行省長官素貴，同列莫敢仰視，跪起稟白如小吏。文用至，則坐堂上，侃侃與論，可見行省中

蒙古人之爲長官者，雖同列不敢與講鈞禮也。成宗本紀：各道廉訪司必擇蒙古人爲使，或缺則以色目

世臣子孫爲之。其次始參以色目及漢人。文宗本紀：詔御史臺凡各道廉訪司官用蒙古二人，畏兀、河西

回回、漢人、南人各一人。是漢人、南人廁於廉訪司者僅五之一也。其各路達魯噶齊魯名達魯花赤亦以蒙古人爲之。至元二年，詔以蒙古人充各路達魯噶齊，漢人充總管，回回人爲同知，永爲定制。其諸王、駙馬、分地

并令自用達嚕噶齊。仁宗始命以流官爲之。而諸王駙馬所用者爲副。未幾仍復舊制。文宗詔諸王封邑所用達嚕噶齊。擇本部識治體者爲之。或有冒濫罪及王相。然亦未聞有以漢人爲之者。此有元一代中外百官偏重國姓之制也。

元初州縣多世襲

元太祖太宗用兵沙漠。得一地卽封一人。使之世守。其以所屬來降者。亦卽官其人。使之世襲。及取中原。亦以此法行之。故官多世襲。如石天祿爲征行千戶。旣卒。子興祖襲千戶。劉敏爲郎中。年老。憲宗命其子世亨襲其職。譚澄。澄資爲元帥。因病。舉弟資用自代。資用卒。澄又襲職。綦公直老。以其子蒙古台舊名忙古台襲萬戶。趙黑梓以門功襲元帥職。段直以所屬鄉社來降。命爲潞州長官。世襲。洪茶邱爲高麗軍民總管。

其子萬小襲職。仍佩其父虎符是也。然此法可行於朔漠。而中原則必用流官。故世祖時。廉希憲疏言。國家自開創以來。凡納土及始命之臣。皆令世守。至今將六十年。子孫皆奴視其部下。郡邑長吏。皆其僮僕。此前古所無。宋子貞亦疏言。州縣官相傳以世。非法賦歛。民不堪命。姚樞亦疏言。今當慎銓選。則不專世爵。而人才出。於是始議行遷轉法。至元二年。遂罷州縣官世襲。四年。又罷世侯。置牧守。先是祁州河南陝西。乃世祖爲皇太弟時所封地。因姚樞等言。置安撫。經略。宣撫。三司。選人以居職。始有吏治。固已行之有效。故至是因希憲等言。遂改世襲舊制也。又元初百官皆無俸祿。陳祐傳。中統時。百官未給俸。多貪暴。祐

獨能以清慎稱。至是姚樞又疏奏當班爵祿。則賊穢塞而公道開。宋子貞亦疏請給俸祿。定職田。乃從之。後崔彧又奏乞將諸路大小各官有俸者量增。無俸者特給。於是各官皆有俸入及職田之收。此又百官給祿之始也。

元州縣官多在外銓選

至元二年始罷州縣官世襲。遣宋子貞、耶律鑄至山東遷調所部官。子貞傳及平宋後。詔兩廣、福建五品以下官。從行省就便銓注。尋又詔雲南省所轄州縣官。依福建兩廣例。省臺委官銓選。以名姓聞。隨給授宜。敕此各行省自選之制也。立法之始。省選公明。量才授職。多得其人。故李稷謂下縣尹多從吏部銓注。或非其才。宜併歸省選。李稷傳蓋是時中簡之缺。仍歸部選。而繁劇者聽外省遷調。故部選轉不如省選之量。能而授也。其後以省選多弊。乃有遣使監選之例。成宗初。命中書省遣使監雲南、四川、海北、海南、廣西、兩江、廣東、福建六品以下選。文宗時。敕中書省、御史臺遣使至江浙、江西、湖廣、四川、雲南諸行省。遷調三品以下官。則并及於三品大員矣。順帝時。中書省臣言江南因盜賊阻隔。所在缺官。宜遣人與各行省及行臺官。以廣東、廣西、海北、海南三品以下。通行遷調。五品以下。先行照會之任。福建等處。亦依此例。從之。則并隣省通融遷調。亦委之監選者矣。

元代專用交鈔

交鈔之起。本南宋紹興初造。此以召募商旅。爲沿邊糴買之計。較銅錢易贖。民頗便之。稍有滯礙。仍用現錢。尙存子母相權之意。元史劉宣傳金章宗時。亦以交鈔與錢並行。而有司以出鈔爲利。收鈔爲諱。謂之老鈔。至以萬貫易一餅。民力困而國用亦窮。耶律楚材傳此鈔之極弊也。案金章宗始用鈔。宣宗先用貞祐寶券。未幾廢。又製貞祐通寶。凡一貫當貞祐寶券千貫。哀宗時更造興定寶泉。每一貫當通寶四百貫。元太宗八年。始造交鈔。世祖中統元年。又造中統元寶交鈔。據食貨志。其法以絲爲本。每銀五十兩。易絲鈔一千兩。諸物之直。並從絲例鈔之文。以十計者曰十文。二十文。三十文。五十文。以百計者曰一百文。二百文。三百文。以貫計者曰一貫文。二貫文。每二貫準白銀一兩。行之既久。物重鈔輕。至元二十四年。乃改造至元鈔。自二貫至五文。凡十一等。與中統鈔通行。每一貫抵中統鈔五貫。武宗時。又造至大銀鈔。後廢不行。終元之世。常用中統。至元。二鈔。每年印造之數。自數十萬至數百萬不等。亦見食貨志。鈔雖以錢爲文。而元代實未嘗鑄錢也。武宗時。曾行錢法。立泉貨監。領之。仁宗以鼓鑄弗給。仍廢。故有元一代。專用鈔。其所以能行者。各路立平準行用庫。貿易金銀。平準鈔法。每銀一兩入庫。其價至元鈔二貫。出庫二貫五分。金一兩入庫。二十貫。出庫二十貫五百文。是民之有金銀者。可赴庫換鈔。有鈔者。亦可赴庫換金銀也。又立回易庫。凡鈔之昏爛者。許就庫倒換新鈔。增工墨費。每貫三分。換存之昏鈔。則解部焚燒。隸行省者。行省委官監燒之。是鈔之敝壞者。可赴庫易新鈔也。至元四年。世祖詔諸路民間包銀。聽以鈔輸納。惟絲料入本色。非產絲之地。亦以鈔輸。中書省臣又奏流通鈔法。凡賞賜宜多。

給幣帛。課程宜多收鈔。制曰可。是丁錢、田賦，皆可以鈔納也。此所以通行天下也。然鈔虛而物實，虛者積輕，勢所必然。故趙孟頫言始造鈔時，以銀爲本，虛實相權。今二十餘年，輕重相去已數十倍。故改中統爲至元。二十年後，至元必復如中統矣。今就元史各傳參核之。盧世榮以鈔虛閉回易庫鈔，有出無入。民間昏鈔，遂不可行。其後監燒昏鈔者，欲取能名，率以應燒昏鈔，指爲僞鈔，使管庫官吏誣服。見許有壬、韓若愚傳由是回易庫不敢以新鈔易昏鈔。張養浩傳，民持昏鈔赴庫倒換者，易十與五，累日不可得。而民間所存昏鈔，又不能納賦稅，易貨物。於是遂成廢紙矣。且板紙印造，尤易滋僞。鉛山多造僞鈔者，有豪民吳友文爲之魁。遠至江淮，燕薊莫不行使。遂致大富。是利權且歸於奸民矣。林興祖傳又奸民以僞鈔鉤結黨與，脅人財物。官吏聽其謀，株連者數千家。黃潛傳是刑罰亦由此日繁矣。古者以米、絹爲民生所須，謂之二實。銀錢與二物相權，謂之二虛。銀錢已謂之虛，乃又欲以紙鈔代之，虛中之虛，其能行之無弊哉。然有元之代，民間究以何市易。案至元中，江淮頒行鈔法，廢宋銅錢。後又敕拘歷代錢，餘銅聽民自用。然胡長孺傳，台州歲饑，宣慰司脫歡斂富民錢一百五十萬備賑。是朝廷雖禁錢，而民間自用錢也。盧世榮傳，立平準庫，禁民間以金銀私相買賣。世祖詔金銀乃民間通用之物，今後聽民從便交易。是朝廷原未禁金銀也。既造交鈔，欲其流通，則賦稅不得不收鈔。而民間自用金銀，則實者常在下，而虛者常在上。於國計亦何補哉。明太祖亦造寶鈔，慮其不行，禁者罪至死。首告者即以所告之物賞之。而鈔仍不行。永樂中，又詔計戶口食鹽，納稅課程，贓罰等物悉輸鈔。笞杖等罪，輸鈔納贖。市肆門攤收鈔，果園及舟車等稅，納鈔皆欲以重鈔。而鈔卒不行，則又爲阻滯鈔。

法之罪。至全家發邊充軍。正統元年。黃福奏洪武間銀一兩當鈔三五貫。今一兩當鈔千餘貫。

案宋史蔣偕傳。朝廷募民入粟於邊。增直給券。俾赴京師射取錢貨。謂之交鈔。是北宋已有交子之法。而范鎮疏言。商人輸粟河北。取償京師。而權貨不卽與鈔。久而鬻之。十纔六七。則是時已有留難之弊。高宗南渡後。置行在交子務。印交子錢引。給諸路。令公私同見錢行用。已而日益賤。隆興二年。陳良祐疏言其弊。請發內帑以舒民病。孝宗乃出白金收換交子。亦名會子。并收銅板勿印造。未幾戶部又請造五百萬。自後歲有加增。黃疇若疏言。民所得會子。折閱日甚。州縣科配。民皆閉門牢避。行旅持券。終日不得一錢。時因鈔法。告訐繁興。真德秀疏言。或一夫坐罪。而并籍兄弟之財。或虧陌四錢。而沒人千萬之貨。至於科富室之錢。視產高下分配。民藏楮鬻田宅以受券。雖大家不得免。是南宋交子之弊。亦不減於金也。

金元二朝待宋後厚薄不同

金史宗翰等破汴京。宋徽欽二帝出降。金太宗卽詔廢二帝爲庶人。宗翰以二帝及后妃太子四百七十餘人及宗族三千餘人北去。既至上京。令二帝以素服見太廟。封徽宗昏德公。欽宗重昏侯。遷之於韓州。給田十五頃。俾耕以自食。未幾又遷鶻里改路。趙氏疏族亦多徙上京。徽宗薨後。金熙宗皇統元年。始改封天水郡王。欽宗封天水郡公。欽宗又奏乞本品俸。乃詔調濟之。尋又給天水郡王子姪塔及天水郡公

子俸。是皇統以前。俸亦不給也。海陵篡立。又殺趙氏子男百三十餘人。世宗始以一品禮葬欽宗於鞏洛之原。又葬天水郡王被害子孫於河南祖墓。其親族在中都被害者。葬於城北。咸平被害者。葬於本處。梁肅奏天水郡公本族已無在者。其餘皆遠族。可罷其養濟。案二帝徙韓州。嗣濮王仲理等尙在燕京。金人計口給食。死者甚多。此卽所謂遠族也。是二帝之子孫近族。皆已被殺無遺也。昏庸失國。寄命隣邦。其僇辱固由自取。然金之待之亦太過矣。元世祖之平宋也。按塔哈舊史名阿塔海等入宋宮宣詔。至免繫頸牽羊之禮。太后全氏泣謂帝曰。荷天子活汝。當謝恩。宋主拜畢。母子皆肩輿出宮。太皇太后謝氏以疾留。至病愈始北行。宋主至上都。授開府儀同三司大司徒。封瀛國公。此元史本紀所載也。而說郛及汪元量所記。宋主至通州。世祖命賜大宴十日。小宴十日。然後赴上都。又全太后及宮嬪等在大都。日支羊肉一千六百斤。他物稱是。宋遺民錄又載瀛國公稍長。世祖妻以公主。世祖夜夢金龍繞殿柱。明日瀛國來朝。正立所夢柱下。世祖陰欲除之。公主以告瀛國懼。遂乞從釋。號合尊大師。而學佛於土蕃。此已見世祖之寬厚。然猶曰野史所載。未可盡信也。元史后妃傳。宋全太后至京。不習風土。世祖后爲奏請回江南。帝曰。爾婦人無遠慮。若使南還。或浮言一動。卽廢其家。非所以愛之也。愛之特加存卹可耳。后乃益厚待之。是帝之所以保護者更深矣。至元十九年。有中山狂人自稱宋主。有衆千人。欲取文丞相。又有薛保住播匿名書。言某日燒襄城葦。率兩翼兵爲亂。帝疑之。然僅遷瀛國及宋宗室於上都。而未嘗加害也。謝太后薨。以其貴

產隸中宮。可見未薨以前，猶未收其贖產也。至元二十八年，宣政院臣言：宋全太后瀛國公母子已爲僧尼，有地三百六十頃，乞免征其租。張珪亦奏：亡宋舊業，勿征賦役。從之。是全后母子私產，聽其永爲世業也。文宗市故宋全太后田爲大承入護聖寺永業，又市故瀛國公田爲大龍翔集慶寺永業。御史臺言：不必予直，帝不許。可見全后母子田產常留給其子孫，至是始收之，而猶必給以價，不強奪也。順帝時始因脫脫之請，以瀛國公子和尙趙完普田產賜樞密使價格失里。舊史名柔哥失里文宗已市全后母子田，而完普尙別有田產，至是始奪之。至正十二年，御史言羣盜多引亡宋爲口實，宜以和尙趙完普及親族徙沙州。從之。是雖奪其田產，而猶終保全之也。至元二十三年，西川又有趙和尙自稱福王子廣王，作亂伏誅，亦未嘗罪及宋宗室也。至於宋之親族，亦待以優禮。福王與芮隨宋主來歸，授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大司徒。平原郡公仍詔與芮家貲之在江南者，輦至京給之。旋以與芮子孟桂襲封平原郡公。趙與票在鄂州降伯顏，薦於世祖，以幅巾深衣入見，帝卽賜翰林待制，賜鈔萬貫，歲給其妻子衣糧，與票既老，成宗猶官其子孟實以終養，是不惟待瀛國公有終始，卽待宋之宗室亦多存卹也。報應之說固屬渺茫，然宋太祖削平諸國，未嘗殺一降王，其後以天下授太宗，約兄弟相傳，仍及於其子，太宗乃背之，而自傳其子孫，厥後汴京之亡，遭金人之虐者，多太宗子孫也。高宗南渡，以太祖之後爲嗣，及臨安之亡，則獨免屠戮之慘，冥冥中似有司其契者。金之待宋旣酷，其後蒙古興而金亦遷汴，崔立之變，劫后妃宗族降元，宮車三十七

兩促赴青城。宗族男女又五百餘口。在道艱苦。更甚於徽、欽之時。崔立傳金自海陵篡後。殺太宗及宗翰、宗弼等子孫。已無噍類。其隨宣宗入汴者。惟太祖、世宗子孫。又遭此播遷。元太宗詔除完顏一族外。餘皆赦免。則不赦者完顏氏也。然則金源後裔。存者有幾。而元順帝遜歸沙漠後。子孫猶雄長於邊外數百年。君子觀於此。不能不信天道之有徵也。

元時選秀女之制

後漢書皇后紀序云。漢法常因八月算人。遣中大夫與掖廷丞及相工。於洛陽鄉中。閱視良家童女。年十三以上。二十以下。姿色端麗。合相法者。載入後宮。擇視可否。乃用登御。晉武帝博選良家女充後宮。使楊后揀選。名家盛族之女。多敗衣瘁貌。以避此選。胡貴嬪名芳。初入選。號泣左右止之曰。陛下聞聲。芳曰。死且不畏。何畏陛下。是選女之制。漢、晉常有之。輟耕錄載後至元丁丑。民間訛言採秀女。一時童男女婚嫁殆盡。此雖是訛言。然必非無因。蓋元初本有此制。耶律楚材傳。太宗時托歡錄名脫歡請選天下室女。楚材止之。帝怒。楚材曰。向擇美女二十八人。足備使令。今復選。恐擾民。乃止。耶律楚材傳世祖時。耶律鐸言有司以采室女乘時害民。請令大郡歲取三人。小郡二人。擇其可者。厚賜其父母。否則遣還。從之。耶律鐸傳後又以御史中丞崔彥言。并罷各路選室女。輟耕錄所記後至元。則順帝時事也。或世祖雖罷。而累朝尙間行之耳。元時并有選高麗女之例。文宗以宮中高麗女不顏帖你賜丞相雅克特穆爾。舊名燕鐵木兒高麗王請割國中田

以爲資。高麗順帝次皇后奇氏完者忽都。本高麗女。選入宮。有寵。遂進爲后。而其時選擇未已。臺臣言。國初高麗首先效順。而近年屢遣使往選媵妾。使生女不舉。女長不嫁。乞禁止。從之。明永樂中。高麗猶有貢女之例。成祖有妃權氏。卽高麗人也。後封賢妃。

元代以江南田賜臣下

江蘇田糧之重。明史周忱傳。謂明祖平張士誠。盡籍其功臣子弟莊田入官。又惡富民豪并。亦沒入其田。皆謂之官田。案其租簿。征之。故蘇賦比他處獨重。官田糧至二百六十萬石。民田糧僅十五萬石。今檢宋元二史。究其由來。大概明祖所籍僞吳勳戚之田。卽元代所賜臣下之田。而元代之賜田。卽南宋之入官田。內府莊田。及賈似道創議所買之公田也。宋史朱勔敗。籍其家田至三十萬畝。建炎元年。籍蔡京。王黼等莊以爲官田。開禧三年。誅韓侂胄。置安邊所。黃疇若。奏以其萬畝莊等田。并及其他權倖沒入之田。皆隸焉。共收米七十二萬一千七百斛。錢一百三十一萬五千緡。後理宗又詔華亭奉宸莊。亦助邊費。景定四年。陳堯道。曹孝慶等。倡議買公田。賈似道主之。平江。江陰。安吉。常州。鎮江。六郡。共買田三百五十餘萬畝。德佑元年。又以閩貴妃集慶寺田。賈貴妃演福寺田。皆入安邊所。元之有天下也。此等田皆別領於官。其賞賜臣下。則有如世祖賜鄭溫常州田三十頃。葉李平江田四頃。又以王積翁使日本。被害於途。賜其子都中平江田八千畝。武宗賜瑯阿不剌平江田一千五百頃。仁宗賜丑驢荅刺罕平江田百頃。英宗賜

拜珠平江田萬畝。文宗賜雅克特穆爾平江官地五百頃。又以故平章黑驢平江田三百頃。賜西安王阿刺忒納失里。又賜大龍翔集慶寺平江田五百頃。又賜魯國大長公主平江等處官田三百頃。雅克特穆爾又奏松江澱山湖田五百頃。當入官糧七千七百石。臣願增爲萬石入官。令人佃種。以所得餘米。贍臣弟薩敦。舊名撒敦順帝以完者鐵木兒蘇州田二百頃。賜郟王徹徹禿。又賜公主不荅昔你平江田五十頃。此皆見於元史本紀及各本傳者。使本非官田。而欲奪民產以賜。元政雖不綱。亦未必至此。可見皆宋末官田。平宋後仍入於官。故得任意賞賜。觀文宗所賜雅克特穆爾者曰平江官地。賜魯國天長公主者曰平江官田。益知田已在官也。元時又籍宋后妃田以供太后。曰江淮財賦都總管府。又籍朱清張瑄等田以供中宮。曰江浙財賦府。又籍朱國珍管明等田以賜丞相托克托。曰稻田提領所。又有撥賜莊領宋親王及新籍明慶妙行二寺田。并白雲宗僧田。皆不隸州縣。此又元時所增官田也。及張士誠據吳。其平章太尉等皆負販小人。以殖產爲務。凡元朝官田。自必盡取而佔爲莊田。明祖破平江後。遂盡籍之。又以姑蘇民爲士誠守。凡諸豪族之田亦籍之。并及富民沈萬三等。皆以其租簿爲糧額。其後又有撥賜公侯駙馬莊田。因事故還官者。又案其租簿征之。是以官田益多而糧亦益重也。然則江南之田。自宋末至元。明以來。出重賦。非一朝一夕矣。明祖時已知糧額太重。洪武七年。詔減蘇、松、嘉、湖極重田租之半。十三年。又特詔減十之二。建文二年。詔蘇、松官田悉準私稅。用懲一時。豈可爲定則。今悉與減免。畝毋過一斗。然雖有

此詔永樂登極仍革除之。又遵太祖遺法也。宣德五年。又詔每畝納糧斗至四斗者。減十之二。四斗一升至一石者。減十之三。正統元年。又詔四斗一升以上者。減作二斗七升。二斗一升以上者。減作二斗。一斗一升至二升者。減作一斗。本朝又屢有恩減。每畝自七八升至一二斗而止。案元史雅克特穆爾所奏。五百頃田。應入官糧七千七百石。則當時官糧正額。每畝亦祇一斗五升。其以所得餘米贍薩敦。則官賦外之私租也。以今糧額較之。與元時一斗五升之正額。約略相同。而此外無橫征之賦。民之生於今者。何其幸也。

案元史張珪疏言。累朝以官田手賜諸王、公主、駙馬、及百官、宦者、寺觀之屬。其受田之家。各任土著。茲吏爲莊官。巧名多取。又且驅迫郵傳。征求供應。折辱州縣。閉償逋負。至倉之日。變賣以歸。官司交憤。農民遠竄。今請田租令民輸之。有司有司輸之。省部省部輸之。大都以分給諸受田者。帝不從。可見元時賜田之害。民不堪命矣。

色目人隨便居住

塔喇齊。舊名塔里赤本康里人。其父從太祖南征。至洛陽。得白樂天故址。遂家焉。沙全世居沙漠。其父從太祖平金。戍河南。遂家於柳泉。徹爾。舊名徹里本燕只。吉台氏。曾祖太赤。從太祖定中原。封徐、邳二州。因家於徐。察罕。西域人。其父官河東副總管。因居河中猗氏縣。後徙解州。脫里海牙。世居別失八里。其祖八剌赤始徙。

真定抄思、奈曼

舊名乃蠻

部人。後家於大名。虎都鐵木祿。本合魯氏。後家於南陽。囊加歹。乃蠻人。仁宗以其家

河南。授河南行省平章事。察罕特穆爾

舊名察罕帖木兒

系出北庭。其先隨元軍收河南。遂家潁州之沈邱。其父

阿魯溫。其甥庫庫特穆爾

即明史擴廓鐵木兒

猶仍其本俗。名哈台布哈

舊名泰不華

本伯牙吾氏。父仕台州錄事。遂家

台州。余闕。本唐兀氏。父官廬州。遂家於廬。皆見各本傳。又有與漢人爲姻者。成宗時。御史臺言行省官久

任。與所隸編氓聯姻。害政。詔互遷之

本紀

南昌富民伍真父。娶諸王女爲妻。充本位下郡總管。見虞集傳。巴

延布哈德濟

舊名伯顏不花的斤

之母鮮于氏。乃太常典簿鮮于侁之女也。見忠義傳。又蒙古色目人居外省者。即

可在外省鄉試。如台哈布哈中江浙鄉試第一。伊嚕布哈

舊名月魯不花

試江浙鄉闈。右榜第一是也。

元漢人多作蒙古名

元時漢人多有作蒙古名者。如賈塔爾琿

舊名賈塔刺琿

本冀州人。張巴圖

舊名張拔都

本平昌人。劉哈喇布哈

舊名劉哈喇

不花

本江西人。楊朵爾濟

舊名楊朵兒只

及邁里古思。皆寧夏人。崔彘。宏州人。而小字拜帖木兒。賈塔爾琿之孫。

又名六十一。高寅子名塔失不花。皆習蒙古俗也。蓋元初本有賜名之例。張榮以造舟濟師。太祖賜名兀

速赤。劉敏。太祖賜名玉出干。其子世亨。憲宗賜名塔塔兒。次子世濟。又賜名散祝台。石天麟。太宗賜名蒙

古台。耶順。太宗賜名察納合兒。其弟常亦賜名金那合兒。睿宗時。亦以大興人賈實喇

舊名賈昔刺

多鬢而黃。

遂賜今名。其後實喇孫亦名虎林赤。蓋以蒙古名世其家矣。世祖賜名尤多。劉思敬賜名哈八兒都。播州

土官楊漢英賜名楊賽音布哈。舊名楊賽，因不花。王實喇。舊名王昔刺。保定人。賜名實喇巴圖。舊作昔刺，拔都。張惠、新繁人。賜

名兀魯忽訥特。許辰、曲沃人。賜名忽魯火孫。燕公楠賜名囊家特。舊作囊加帶。并有一賜再賜者。劉哈喇巴圖

舊名劉哈喇，八都魯。本河東人。初賜名哈刺幹脫赤。後以功又賜名察罕幹脫赤。最後又賜今名。自有賜名之例。

漢人皆以蒙古名爲榮。故雖非賜者亦多仿之。且元制本聽漢人學蒙古語。本紀。至元九年。和禮霍孫奏

蒙古字設國子學。而漢官子弟未有學者。及官府文移。猶用畏吾字。詔自今凡詔令皆用蒙古字。仍遣百

官子弟入學。又趙璧傳。帝命蒙古生十人。從璧受儒書。又敕璧習國語。譯大學衍義。時從馬上奏之。本傳。至

元二十七年。河南、福建省臣奏請詔書用漢字。帝命以蒙古語詔河南。漢語詔福建。本紀。又程鉅夫傳。時詔

令皆用蒙古字。帝遣鉅夫求賢於江浙。獨用漢字書詔。可見是時詔令多用蒙古語。若非民間多通習。豈

可以此詔之也。至元六年。以帝師帕克斯巴。舊名八思巴。所創蒙古新字。凡降詔皆用之。而各以其國字副之。

紀事本末。秦起宗傳。會立蒙古學。起宗學之輒成。順帝至元中。禁漢人、南人勿學蒙古。畏吾、字書。本紀。許有壬力

爭止之。有壬傳。此尤是漢人通習國語之明證。惟其通習。故漢人多有以蒙古語爲名者。亦一時風會使然

也。金則國族人多有漢名。元則漢人多有蒙古名。兩代習尚各不同。蓋金自太祖開國。其與遼往復書詞。

卽募有才學者爲之。已重漢文。至熙宗以後。無有不通漢文者。熙宗嘗讀尙書及夜觀遼史。自悔少時失

學。海陵才思雄橫。章宗詞藻綿麗。至今猶傳播人口。有元一代諸君。惟知以蒙古文字爲重。直欲令天下

臣民皆習蒙古語。通蒙古文。然後便於奏對。故人多學之。既學之。則卽以爲名耳。

元初諸將多掠人爲私戶

元初起兵朔漠。崑以畜牧爲業。故諸將多掠人戶爲奴。課以游牧之事。其本俗然也。及取中原。亦以掠人爲事。并有欲空中原之地。以爲牧場者。耶律楚材當國時。將相大臣有所驅獲。往往寄留諸郡。楚材因括戶口。並令爲民匿。占者死。立法未嘗不嚴。然諸將恃功牟利。迄不衰止。而尤莫甚於阿爾哈雅。舊名阿豪里海涯。占之多。張雄飛傳。阿爾哈雅行省荆湖。以降民三千八百戶。沒入爲家奴。自置吏治之。歲收其租賦。有司莫敢問。雄飛爲宣撫司。奏之。乃詔還籍爲民。世祖本紀。至元十七年。詔覈阿爾哈雅等所俘三萬二千餘人。並赦爲民。十九年。御史臺又言阿爾哈雅占降民爲奴。而以爲征討所得。有旨降民還之。有司征討所得。籍其數。賜臣下。宋子貞又以阿爾哈雅所庇逃民千人。清出屯田。可見其所佔之戶。以千萬計。蓋自破襄樊後。巴延領大兵趨杭州。留阿爾哈雅平湖廣之未附者。兵權在握。乘勢營私。故恣行俘掠。且庇逃民。占降民。無不據爲己有。遂至如此之多也。他如宋子貞傳。東平將校占民爲部曲。戶謂之腳蹇。擅其賦役。幾四百所。子貞言於嚴實。乃罷歸州縣。張德輝傳。兵後孱民。依庇豪右。歲久掩爲家奴。德輝爲河南宣撫使。悉遣爲民。雷膺傳。江南新附諸將。往往強籍新民爲奴隸。雷膺爲湖北提刑按察使。出令還爲民者數千。王利用傳。都元帥塔爾海抑巫山民數百口爲奴。利用爲提刑按察出之。袁裕傳。南京總管劉克興掠

良民爲奴。裕出之爲民。此皆散見于各傳者也。兵火之餘。遍地塗炭。民之生於是時者。何以爲生耶。

元杖罪以七爲斷

元時笞杖之罪。多以七爲數。至元中。史弼征瓜哇。坐失亡。多杖一十七。成宗時。臺臣奏大都路總管沙的。盜支官錢。計五千三百緡。准律杖一百七。不敘。文宗初。以縉山民引王禪爲鄉導。誅其爲首者。餘皆杖一百七。籍其家妻子。分賜守關將士。又以阿乞刺等拒命。杖一百七。流遠方。囊嘉特以妄言惑衆。杖一百七。禁錮之也。先捏兵興時。俘掠子女貨財。杖一百七。累朝舊邸。饜人有詔汰去。私留者。怯薛官與其長杖五十七。犯者與典給散者。皆杖七十七。中書平章速速專肆貪淫。兩經杖斷一百七。徹里帖木兒坐出怨言。杖一百七。宦者拜住侍皇太子疹疾。飲食不時。以酥拭其眼鼻。杖一百七。撒里不花巫蠱案內當死者。杖一百七。御史大夫脫脫告病。未奉旨。輒去職。杖六十七。御史臺言官吏令家人受財。罪止杖四十七。緣此犯法者愈多。又王克敬傳。吏部有履歷當陞。吏故抑之者。爲其有過。克敬曰。法笞四十七以上。不陞。今不至。是何得不陞。蓋其時五刑之目。自七下至五十七。謂之笞刑。自六十七至一百七。謂之杖刑。見刑法志。又案至元三十九年。令省臺定贓罪十三等。枉法者五。自一貫至十貫。笞四十七起。至百貫以上。笞一百七止。不枉法者八。自一貫至二十貫。笞四十七起。至三百貫以上。笞一百七止。元制。笞杖以七爲計。每十減爲七也。

元季風雅相尙

元季士大夫好以文墨相尙。每歲必聯詩社。四方名士畢集。讌賞窮日夜。詩勝者輒有厚贈。饒介爲淮南行省參政。豪於詩。自號醉樵。嘗大集諸名士。賦醉樵歌。張簡詩第一。贈黃金一餅。高啓次之。得白金三斤。楊基又次之。猶贈白金一鎰。見明史文苑傳然此猶仕宦者之提唱也。貫酸齋工詩文。所至士大夫從之若雲。得其片言尺牘。如獲拱璧。元史小雲石海涯傳浦江吳氏。結月泉社。聘謝臯羽爲考官。春日田園雜興題。取羅公福爲首。見鹽館堂詩話松江呂璜。溪嘗走金帛。聘四方能詩之士。請楊鐵崖爲主考。第其甲乙。厚有贈遺。一時文人畢至。傾動三吳。見四友齋叢說又顧仲瑛玉山草堂。楊廉夫柯九思倪元鎮張伯雨于彥成諸人。嘗寓其家。流連觴咏。聲光映蔽江表。見元詩選此皆林下之人。揚風扞雅。而聲氣所屈。希風附響者如恐不及。其他以名園別墅。書畫古玩相尙者。更不一而足。如倪元鎮之清閼閣。楊竹西之不礙雲山樓。花木竹石圖書彝鼎。擅名江南。至今猶有豔稱之者。獨怪有元之世。文學甚輕。當時有九儒十丐之謠。科舉亦屢興屢廢。宜乎風雅之事。棄如弁髦。乃搢紳之徒。風流相尙如此。蓋自南宋遺民故老。相與唱歎於荒江寂寞之濱。流風餘韻。久而弗替。遂成風會。固不繫乎朝廷令甲之輕重也歟。

元末殉難者多進士

元代不重儒術。延祐中始設科取士。順帝時又停二科始復。其時所謂進士者。已屬積輕之勢矣。然末年仗節死義者。乃多在進士出身之人。如余闕元統元年進士。守安慶死。陳友諒之難。台哈布哈至順元年

進士死方國珍之難。李齊元統元年進士爲高郵守死張士誠之難。李黼泰定四年進士守九江死於賊。郭嘉泰定三年進士守上都死於賊。王士元泰定四年進士知濬州死於賊。趙璉至治元年進士守秦州。張士誠既降復叛遂被害。孫搗至正二年進士討張士誠戰死。周鐘泰定四年進士歸瀏陽遇賊被殺。聶炳元統元年進士守荊門與賊俞君正戰死。劉耕孫至順元年進士守寧國與賊瑣南班戰死。綽羅舊名北閩元統元年進士守安陸與賊曾法興戰死。彭庭堅至正四年進士鎮建寧部下岳煥反被害。布延布哈舊名不花至正五年進士守益都明兵至不屈死。伊嚕布哈舊名月魯不花元統元年進士浮海北歸遇倭船不屈死。穆爾古蘇舊名邁里古思至正十四年進士官紹興欲討方國珍爲拜住哥殺死皆見元史各本傳諸人可謂不負科名者哉而國家設科取士亦不徒矣。

一母生數帝

前代有一母生數帝者。陔餘叢考所載尙未備。今更詳錄於此。晉庾后生成帝。康帝。章太妃生哀帝。廢帝。陳后生安帝。恭帝。北齊婁后生文襄。文宣。孝昭。武成。一追諡之帝。三及身爲帝。唐武后生中宗。睿宗。宋杜太后生太祖。太宗。遼史太祖后述律氏生長子背舊史名倍封東丹國爲人皇王。後追諡義宗。次子德光。卽皇帝位。是爲太宗。幼子魯呼舊名李胡後亦追諡章肅皇帝。是一母生三帝。一及身爲帝。二追尊之帝也。金史景祖后唐古氏舊作唐括氏生和哩布。是爲世祖。頗拉淑是爲肅宗。英格是爲穆宗。此猶是追尊之帝。而世祖后

納喇氏舊作孛氏生烏雅舒。是爲康宗。阿固達是爲太祖。烏奇邁是爲太宗。烏雅舒猶是追尊之帝。太祖、太

宗則創業之君。及身有天下。是一母生三帝。一追尊之帝。二創業之帝也。又檢元史。此事尤多。太祖第四

子圖類舊名拖雷之妃峻魯帖尼後追諡莊聖皇后生二子。長莽賚舊名蒙哥是爲憲宗。次呼必賚舊名忽必烈是爲世祖。又

世祖太子珍戩舊名眞金。後追諡裕宗。之第二子達爾瑪巴拉舊名達刺麻八剌其妃蒼吉後追諡元聖皇后生二子。長曰哈尙舊名

海。是爲武宗。次阿裕爾巴里巴特刺舊名愛育黎拔力八達是爲仁宗。是皆一母生二帝也。他如太祖光獻后生烏

格台舊名高闕台是爲太宗。又生圖類。雖未爲帝。後以子莽賚舊名蒙哥登極。追尊曰睿宗。是亦一母生二帝。又珍戩

之妃鴻吉哩氏舊名鐵木兒是爲成宗。而其長子噶瑪拉舊名甘麻刺雖未爲帝。後以子伊蘇特穆爾舊名

也孫鐵木兒。入繼大統。是爲泰定帝。追尊噶瑪拉爲顯宗。又次子達爾瑪巴拉亦未爲帝。後以子武宗、仁宗、登

極亦追尊。達爾瑪巴拉爲順宗。是鴻吉哩氏生三子。及身爲帝者一。死後諡帝者二。且一母生三帝矣。至

如明宗、文宗。雖皆武宗子。而明宗母伊奇哩氏舊作亦乞烈氏又宗母唐古氏舊作唐兀氏實不同母。寧宗、順帝。雖皆

明宗子。而寧宗母班布爾實舊名八不沙順帝母瑪勒岱舊名邁來亦不同母。

金元二代立皇太子皆不吉

金初制度未立。其襲位也。多兄弟、叔、姪。互相傳襲。太宗、熙宗亦以安班貝勒舊名諸班勃極烈嗣位。安班貝勒者

最尊官也。然太宗以弟繼兄。熙宗以從孫繼叔祖。皆未嘗立爲皇太子也。熙宗始立子濟安爲皇太子。未

幾薨。海陵立子光英爲皇太子。海陵被弑。光英亦遇害。世宗先立允恭爲皇太子。未卽位薨。世祖曰：朕子

有太子一人。乃立其子璟爲皇太子。衛紹王立子從恪爲皇太子。紹王被弑。從恪亦禁錮二十餘年。汴京之變。崔立立爲梁

王。降元。被殺於青城。宣宗立子守忠爲皇太子。三年薨。後又立子守緒爲皇太子。是爲哀宗。竟亡國。統計

金源所立皇太子。竟無一享國者。元自太祖以下。皆未立皇太子。至世祖始立珍戩爲皇太子。未卽位薨。

仁宗立英宗爲皇太子。卽位後被弑於南坡。泰定帝立子喇實晉巴。舊名阿速吉八。爲皇太子。甫登極。卽敗廢。文

宗立子喇特訥達喇。舊名阿刺忒訥答刺。爲皇太子。未幾薨。順帝立愛裕實哩達喇。舊名愛猷里達臘。爲皇太子。未卽位國

亡。有元一代所立皇太子。亦無一享國者。皆事之不可解者也。惟元武宗立弟仁宗爲皇太子。明宗立弟

文宗爲皇太子。後俱爲帝。以弟稱子。轉得享國。尤屬異聞。

弟爲皇太子。叔母爲太皇太后。

武宗立弟仁宗爲皇太子。明宗立弟文宗爲皇太子。蓋以皇太子爲繼體儲君之名號。不論輩行也。然以

弟稱子。名之不正。莫此爲甚。順帝以從母。文宗后布達實哩。舊名卜答失里。援立之恩。極欲尊奉。先尊爲皇太后。繼又尊

爲太皇太后。以叔母而奉以祖母之稱。尤可笑也。當時許有壬力諫不聽。後又追究明宗被害之故。遷怒於后。安置東安州以死。始則尊之以非禮。後則坐之以非罪。衰朝荒主。顛倒妄行。固無足責矣。

庚申帝

世傳元順帝爲宋德祐帝之子。其見於記載者。程克勤宋遺民錄謂德祐帝降元。封瀛國公。稍長。世祖妻以公主。世祖夜夢金龍繞殿柱。明日瀛國來朝。正立所夢柱處。世祖陰欲除之。公主以告瀛國懼。遂乞從釋。號合尊大師。權衡庚申帝大事。記謂瀛公降後。爲僧白塔寺中。後徙甘州。有趙王憐之。贈以回回女。延祐七年四月十六日夜生男。明宗周王和世竦適過其地。見寺上有龍文五采。訪知其故。因求爲子。並載其母歸。袁忠徹符臺外集謂瀛國學佛於土番。娶邁來的爲妻。元史作邁來迺有娠。適明宗逃於漠北。與瀛國善。索邁來的爲妻。遂生順帝。西湖志餘謂虞集在文宗時草詔。有曰。明宗在北之時。自謂非其子。及順帝立。捕集赴大都。以皮繩縛腰。以馬尾縫眼。既至。集以文宗親改詔稿呈上。遂得釋。時有人作十七字詩嘲集曰。自謂非其子。如今作天子。傳語老請死。庚申外史謂順帝時。尙書高保哥奏文宗在時。謂陛下非明宗子。帝大怒。究當時作詔者。欲殺虞集。馬祖常二人。二人呈上文宗御筆。托克托舊史名脫脫在旁曰。彼負天下名。後世只謂陛下殺此秀才。乃捨之。余應撰合尊大師詩云。皇宋第十六飛龍。元朝降封瀛國公。元君詔君尙公主。時蒙賜宴明光宮。酒酣舒指爬金柱。化爲龍爪驚天容。侍臣獻謀將見除。公主夜泣沾酥胸。幸脫虎口走方外。易名合尊沙漠中。是時明宗在沙漠。締交合尊情頗濃。合尊之妻夜生子。明宗隔帳聞笙鏞。乞歸行營養爲嗣。皇考崩時年甫童。文宗降詔移南海。五年仍歸居九重。至今兒孫主沙漠。吁嗟宋德何其隆。以上皆野史所載。未必可盡信。然元史本紀。文宗至順元年。以順帝乳母夫言。明宗在日。素謂長子非己子。命翰林書其事於史館。明

年復詔奎章閣學士虞集作詔播告中外。順帝登極。以此事徹去文宗廟主。詔曰。文宗私圖傳子。乃構邪言。謂朕非明宗子。俾出居遐陬。虞集傳亦見此事。是順帝之非明宗子。當時已播人口。故文宗崩後。皇后布達實哩穆史名卜寧立明宗次子寧宗。而不立順帝。迨寧宗夭。而順帝始立。則遺民錄等書所載。未必無因也。案至元十三年。瀛國公降。年六歲。至元二十五年。瀛國學佛於土番。年十八歲。延祐七年。順帝生之歲。瀛國公年五十。計其年歲。亦不懸殊。作史者縱不便確指其故。而於明宗后邁來的傳。何妨略見其由。瀛國公歸於明宗之源委。所謂疑以傳疑也。乃並不書。豈以其不經耶。然南史梁武帝納東昏妃。七月生豫章王綜。亦未嘗不書也。

守節絕域

元史伊勒默色舊名月里麻思使宋。被囚於長沙飛虎寨。三十六年而死。石天麟使於海都。亦被留二十八年。乃歸。俱見各本傳。

郝經昔班帖木兒

奇聞駭見之事。流傳已久。在古未必真。而後人仿之。竟有實有其事者。蘇武雁書。事本烏有。特常惠教漢使者。謂天子射上林。得武繫帛書於雁足。使匈奴不得匿武耳。而元時郝經使宋。被拘於真州。日久。買一雁。題帛書繫其足。放去。汴中民射雁。金明池得之。以進世祖。其詩云。霜落風高恣所如。歸期回首是春初。

上林天子援弓繳窮海疊臣有帛書後題至元五年九月一日放獲者弗殺國信大使郝經書於真州忠勇軍營新館後經竟得歸國卒於途是蘇武雁書之事虛而郝經雁書之事實也程嬰公孫杵臼存趙氏孤之事本史記采無稽之談以新聽聞未必實有其事也而元順帝時有昔班帖木兒者在趙王位下其妻嘗保育趙王後部落滅里滅叛欲殺趙王昔班帖木兒與妻謀以己子觀音奴服王服居宮內夜半夫妻二人衝趙王遁去賊至遂殺觀音奴而趙王得免事聞授昔班帖木兒同知河東宣慰司其妻刺八哈敦雲中郡夫人親音奴亦贈同知大同路事仍旌其門是嬰杵臼存趙氏孤之事猶虛而昔班帖木兒夫妻存趙王之事實也元史各有傳郝經事人猶或知之昔班帖木兒事則鮮知者故摘書於此案宋史侯

椽時遣王景崇之難乳母劉氏以己子代延廣死劉氏行勾抱延廣至京師還其祖侯益此又與嬰杵臼之事相類而出於一婦人尤爲甚難

元初用兩國狀元

王鶚本金正大元年第一甲第一名進士仕至尙書左右司郎中金亡將被殺元將張柔聞其名救之館於家後薦於世祖擢翰林學士承旨制誥典章皆所裁定宋留夢炎本淳祐四年第一甲第一名進士咸淳中知潭州兼湖南安撫使德祐元年官右丞相兼樞密使又爲江東西湖南北宣撫大使國亡遁去入元亦爲翰林學士承旨是兩國狀元俱爲元所用也

縱囚

縱囚事已見陔餘叢考。今又得數事。後漢書戴封傳。封爲西華令。有囚四百餘人當刑。封哀之。皆遣歸家。與剋期日。皆無違者。三國志賈逵傳。曹操征蜀。先遣逵至斜谷。觀形勢。道逢水衡。載囚數十車。逵以軍事急。輒究重者一人。餘皆放之。此則竟行縱遣。不復治罪者。晉書范廣傳。廣爲堂邑令。劉榮坐劾當死。家有老母。廣聽歸省。榮如期而返。縣堂失火。榮脫械救火畢。還自著械。又喬智明傳。智明爲隆慮令。部人張兌。爲父報仇。母老而身無子。智明憫之。令其妻入獄。并陰縱之。或勸之逃。兌曰。有君如此。何忍累之。宋史戚綸傳。綸知太和縣。每歲時必與獄囚約。放歸祀其先。皆如期返。元史本紀。世祖至元十年。詔天下獄囚除殺人者待報。其餘一切疏放。限八月內至大都者赦之。至期。凡赦死罪二十二人。亦見王盤傳。陳天祥知壽昌府。冬至日。放囚還家。約三日來歸獄。囚如期至。乃白宣慰司盡縱之。陳天祥傳

元封乳母及其夫

乳母之貴。無有過於元魏者。蓋魏制。子爲皇太子。其母必先賜死。故登極後。反以乳母爲保太后。其崇奉與皇太后無二也。唐哀帝封姝婆楊氏號昭儀。王氏郡夫人。中書奏乳母古無封夫人及內職之例。漢順帝以乳母宋氏爲山陽君。安帝以乳母王氏爲野王君。當時朝議已非之。今宜賜楊氏號安聖君。王氏號福聖君。第二王氏號康聖君。是唐制乳母之封。尙有限制。元代則不惟乳母封夫人。并其夫亦得封。世祖封皇子燕王乳母趙氏爲幽國夫人。其夫鞏德祿封德育公。成宗封乳母楊氏爲趙國安翼夫人。武宗封

乳母夫壽國公楊燕家奴。開府儀同三司。仁宗封乳母夫楊德榮爲雲國公。英宗封乳母忽秃台定襄郡夫人。其夫阿來定襄郡王。諡忠愍。以上皆見本紀文宗封乳母夫爲營郡王。見虞集傳哈嗎爾舊名麻母爲寧宗乳母。故其父圖噶。舊名秃魯封冀國公。加太尉。見哈麻傳

安南王居漢陽

至元二十八年。征安南。其王陳日烜遁。日烜弟陳益稷。率其本宗與妻子來降。詔封爲安南國王。賜符印。居於漢陽。二十七年。入覲。遂遙授湖廣行省平章政事。仁宗初。益稷又入朝。謂臣自世祖時來歸。賜漢陽田五百頃。俾終餘年。今臣年垂七十。而有司拘臣田。就食無所。帝亟命還其田。天歷二年。卒。文宗賜諡忠懿。

老爺同寅臬司

世呼官長曰老爺。稱同僚曰同寅。按察使曰臬司。其來已久。然不見於記載。惟元史董搏霄傳。搏霄營於南皮。毛貴兵猝至。問搏霄曰。汝爲誰。答曰。我董老爺也。遂被殺。此老爺之見於正史者也。宋元祐中。除呂公著右僕射。制詞云。被遇先帝。嘗入贊於樞庭。暨予冲人。遂同寅於政路。南宋慶元中。余端禮除右丞相。制詞云。迄予嗣麻之初。尤藉同寅之助。是同寅者。乃君臣同敬云爾。非以稱同官也。及黃震謝黃提舉啓。有云。託故老以旁詢。賴同寅而再葺。又宋史趙希擇傳。韓侂胄敗後。同寅有坐侂胄黨者。諸司莫敢舉。希

擇獨舉之。此則以同寅屬同官。南宋時已有此稱。元史商挺傳。帝謂挺曰。卿在關中有治效。而毀言日至。豈同寅中有阻卿者耶。又拜降傳。同寅有貪穢者。拜降抗章劾之。此同寅之見於正史者也。宋史李韶傳。韶父文饒。爲司理參軍。嘗曰。吾司臬多陰德。後當有興者。孫子秀傳。提點浙西刑獄。兼知常州。子秀以兼郡。則行部非便。得請專司臬事。是刑官稱司臬。亦起於南宋。又元史伊克台伊爾丹傳。舊名奕赫抵雅爾丁爲建康道廉訪使。始視事。有獄具陳庭下。皆前官創制者。蹙然曰。凡逮至臬司。皆命官及有出身之吏。何用此也。此臬司之見於正史者也。元史朵兒只傳。朵兒只年少爲舉士。同寅如郭賁等諸老皆器重之。

牛腹療重傷

布扎爾舊名布智兒從征回回。身中數矢。悶絕。太祖命剖一牛。納布扎爾於腹。浸熱血中。移時遂甦。郭寶玉從討契丹遺族。胸中流矢。太祖命剖牛腹納其中。少頃乃蘇。李庭攻沙洋新城。中礮墜城下。矢又貫胸。氣垂絕。巴延命剖水牛腹。納其中。乃活。俱見各本傳。謝睦歡從攻西京。被三矢。仆城下。太宗命人拔其矢。列牛腸。裸而納諸牛腹中。良久乃甦。見謝仲溫傳。此蒙古治重傷法。蓋借生氣以續命也。

忍痛

北史魏長生子彥。墜馬折臂。肘上骨起寸餘。乃開肉鋸骨。流血數升。言笑自若。歐五代史。裴從簡中流矢。鏃入骨。工無良藥。欲鑿其骨出之。從簡便令鑿之。工遲疑不忍下。從簡趣之。左右皆若不勝其苦。而從簡

自若。元史張榮爲流矢貫背，拔之不出，令人以足抵額而拔出之，神色自若。趙實喇舊名趙與宋兵戰，鏃入右肩，不出，主將取死囚，刳其肩，視骨節，知淺深，可出，卽爲鑿其創，拔鏃出之，實喇神色不動，俱見各本傳。

牛皮船

元史石抹案只攻宋絃州，江不得渡，乃聚軍中牛皮作渾脫及皮船，乘之，奪其渡口。又宋兵屯萬州，汪世顯從上流鼓革舟襲破之，俱見各本傳。

彌勒佛謠言

順帝至正十一年，韓山童倡言天下大亂，彌勒佛下生江、淮，愚民多信之，果寇賊蠱起，遂至國亡。然此謠不自至正中起也。順帝至元三年，汝寧獻所獲棒胡，有彌勒佛小旗，紫金印，量天尺，而泰定帝時，又先有息州民趙丑斯、郭菩薩等，倡妖言，謂彌勒佛當有天下，有司以聞，命河南行省鞠治之，是彌勒佛之謠已久播民間矣。蓋亂之初起，不拔其根株，遂至蔓延而不可救，皆法令玩弛之所致也。

賈魯治河

至正四年，河決白茅隄及金隄，被淹者幾遍山東全省，浸淫及於河間，爲患者凡七八年，會脫脫爲相，專任賈魯治之。十一年四月，詔發民夫十五萬，軍二萬，以是月起工，十一月告成，河復故道，其勞績具見歐

陽元所著河平碑。凡疏濬、塞之方，及用土、用石、用鐵、用草、用木、用杙、用絙之法。至今治河者，猶莫不遵用。其心力之專精，可謂至矣。然賈魯後四百餘年以來，河之爲患，又百出而不窮。則以魯但救之於既潰決之後，而未潰決之前，如何使之常由地中行，不至潰決，則未計及也。河之所以潰決者，以其挾沙而行，易於停積，以致河身日高，海口日塞。惟恃兩邊隄岸爲之障束，一遇盛漲，兩隄之間不能容受，則必衝破而泛濫，不可制。今欲使河身不高，海口不塞，則莫如開南北兩河，互相更換。一則尋古來曹濮、開滑、大名、東平、北流故道，合漳、沁之水，入會通河，由清、滄、出海。一則就現在南河，大加疏濬，別開新路出海。是謂南北兩河。然非兩河並用，亦非兩役並興也。兩河並用，則河流弱而沙益易停，欲河之通，轉速河之塞。兩役並興，則騷及數省，延及數年，欲河之治，而轉或啓民之亂。所謂開兩河者，雖有兩河，而行走仍只用一河。每五十年一換，如行北河將五十年，則預濬南河，屆期驅黃水而南之。其北河入口之處，亟爲堵閉，不使一滴入北，及行南河將五十年，亦預濬北河，屆期驅黃水而北之。其南河入口之處，亦亟堵閉，不使一滴入南。如此更番替代，使洶湧之水，常有深通之河，便其行走，則自無潰決之患。卽河工官員兵役，亦可不設。蘆稽、土方、埽木之費，亦可不用。但令督撫就近照管，自保無虞。此雖千古未有之創論，實萬世無患之長策也。舍此不圖，而徒歲歲修防，年年堵築，正如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病終不去。無論遇有潰決，所費不貲。卽一二年偶獲安流，而歲修仍不下數十萬，以五十年計算，正不知幾千百萬。與其以如許金錢，空擲於

橫流。何如爲此經久無患之計乎。或謂地勢北高南下。旣已南徙。必難挽使北流。此不然也。中國地之高下。在東西不在南北。如果北高南下。則自神禹導河以來。何以數千年不南徙。直至宋始徙乎。豈南方之地。從前本高。至宋而忽下乎。邇年河決受害之地。多在北而不在南。則非北高南下可知也。宋之南徙。蓋亦因北河淤高。不得不別尋出路耳。今南河亦淤高矣。高則仍使北流。是亦窮變通久之會也。又或謂挽使北流。將不利於漕運。此亦非也。漕運所資黃水者。只洪澤下流。由楊家莊上至宿遷草壩。數十里耳。現在黃河以北之運河。本有南旺分注七分之水。以資浮送。不藉黃水倒灌也。而洪澤之水。至楊家莊則仍如故。果移黃水北去。南旺之水。自可直下楊家莊。與洪澤之水相接。糧艘仍可通行。此南路之無礙於漕運也。臨清以北之會通河。本屬運道。增入黃水。或慮其不能容。則於濱、棣、清、滄一帶。尋九河故道。多分支流。使易於出海。則河流迅駛。糧艘益得進行。此北路之無礙漕運也。區區之見。頗自謂有一得之恐。或取其言而行之。當有一勞永逸之利耳。